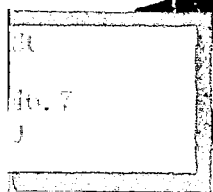


白

烟





3 1763 9904 0

MG
1246.7
580

咀
寂
齋
藏
者

白 烟



錢杏邨 著

趙

癡

一九三〇
六月廿三



上海
代書局
1930

目 次

白烟	1
人生	51
大衣	61
下等動物	85
那個委員	121

白 烟

已經是晚飯後了。市黨部的佈告處突然的貼上一張長方形加着朱印的紙條，上面的話很簡單，說接到屠軍長秘書處來電，屠軍長當晚十二點鐘就要抵埠，各區黨部負職同志應火速通知各區黨員，在十一點前齊集黨部一同出發，並各備歡迎小旗一面，到江岸去歡迎。

佈告貼出以後，黨部裏比時就有了一次大的騷動。在佈告處的強烈的電燈光下有了許多的頭顱在轉動着。有的站在那裏望着這張佈告呆呆的

出神，彷彿屠軍長就要從那張佈告上跳下來似的。有的顛着腳從幾層人的後面，把頸子拉長得像一隻鵝，恨不得把全文一口吞將下去。在前面的一個近視眼，一雙眼睛不是因着有突出的鼻子格住，眼皮早已貼緊佈告了。他在把佈告讀着。不知誰個不厭公德，把自己的影子投到那張佈告上，這惹得許多人人大叫起來。一個被許多人擠，擠，擠到佈告板上靠着的胖胖的一個很漂亮的女學生喊的聲音尤其尖銳刺耳。於是，那影子便隨着喊叫的語尾很快的移了過去。

大家看過了佈告，彼此談論起來，聲音嘈雜紛亂，如同有成千的鴨子在吃着和水的食料。有幾個抽烟的，這時拚命的把白烟一陣陣的從語尾裏送出，深沉的靜靜的看着這些烟在空中怎樣的環繞，怎樣的慢慢的高，慢慢的淡了下去，也許是在做着關於屠軍長的Day Dream，祇有近視眼一句話不說，站在那個女學生的後面，把兩隻眼盯着她的後部微黑的頸項，兩個鼻孔閃動着，似乎要從她的身

上吸取什麼東西。在他對面站着的一個青年冷冷的望着他，露着鄙視的笑。她沒有覷着。

他們談的不外屠軍長的事，以及關於革命軍的傳說。正在興高采烈，一個臉上生着雀斑，身材很瘦弱的女學生，嫵娜嫵娜的從裏面走出，頭鉏動了幾下，向着大家說：

——同志們！大家要分頭找人去了罷？現在是已過了八點鐘了，還要做旗子。十一點一定要出發，再遲是來不及的。

她說的時候，舌頭有點不靈便，語音很容易混濁。一個調皮的機器工人向着她微笑。大家都靜了下去。有的便在這時轉過身來走了出去。有的看了看錶，說一聲「還早呢」，但他們的脚却也不禁移動起來。有的嘴裏唱着國民革命歌出發。遠遠的還送來叢聲大鼓京腔。祇有近視眼離開得最遲。最後，兩個女學生的影子也淡，淡，淡到辦公室裏去了。

佈告處仍然不時的有人在探望着，臉上大都露着快意的笑。新聞記者也來來往往的在燈光下

走動。

十一點鐘了。噶哨的聲音突然從黨部裏面響了出來。接着就是刺耳而急促的號聲，響聲距離得很勻稱的鼓聲，嘈雜叫囂的人聲，一切一切的聲音鬧成了一團。

——站隊！站~~~~隊~~~~！同志們！時候到了，站隊喲——！

一個粗魯破竹一般的聲音起了，這是一個黑臉大漢，一個牛肉商。他這樣的從裏面一直叫到門外。這時，門前已擁擠了足有五六十人了。他站在門檻石上，把右手舉起，向羣衆一揮，身子微微擺動。

——站隊喲~~~~！兩個一排！不要亂！裏面的快點喲！~~~~

門檻上又發現了一個頭，接着湧出一個着中山服的身子，這是一個神彩奕奕的青年。他用右手掌和左手掌對拍了幾下，用眼睛把如潮水般在聽

淡的門燈下動着的羣衆巡視一回：

——同志們！聽着！聽着！鼓停一下再打！……
黨旗國旗在先！接着是黨部的職員，…鼓停一下再
打啲……然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五個
區黨部的同志順序站下去。不要亂，不要亂！

羣衆在他語尾剛落下時，就有了一陣擾亂，複
雜的叫喊從羣衆的各部分送出，人影來來往往，秩
序很亂，有的手裏空空，有的一個人手裏拿着三四
面大旗。

不知是誰，舉起了一個白旗在空中繞動。

——第四區黨部在這裏啲！

——第三區黨部怎麼沒有人？

——旗子我不拿。

——Da, Da, Da, Da, De~~~~

——老馮！老馮！這裏來！

——Don, Don, Don-Don-Don.

——不要亂啲，你是第一區的。

——你罵誰？小心牙齒掉。

——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鬧了許久許久，隊伍總算排列好了，有的區黨部人太少，有的簡直沒有。他們自己分配拉動一回，總計一百多人。

幾個女學生先是不願意加到隊伍裏，後來因着站隊的同志們吵得吵，罵得罵，弄得她們沒有辦法。然而她們終不肯聽從他們女同志要每區平均分配的建議，拿了新製成的婦女協會的旗子，跟在後面。

——沒有人格的東西！還說是同志。

不知聽到男同志什麼樣的訕笑的話，她們有一個憤憤的在說着。

——他們再講，再講就不去。

——又一個接着。

她們勝利了，她們中最利害的一個大塊頭，公開的罵了男同志一頓。他們先也憤憤，覺得女同志不應該公開的這樣的侮辱。但事實上總歸是女同

志勝利的，男同志終於默默下去，也不提出平均分配的要求了。他們把手裏的旗幟分配了一回。

一切差不多齊罷了，從黨部的門裏，就有四個勤務掬了兩竹槓的鞭炮出來，盤龍般的盤着，每根有兩丈多長。這彷彿出於大家意料之外，起了一陣喧嚷：

——好的！好的！辦事有功！上前面去！

——好的！好的！辦事有功！上前面去！

四個勤務把鞭炮抬到隊伍前面去了，插在黨國旗與樂隊中間。不知是那個紗廠裏的工人，對於女同志積憤未消，高聲亂嚷：

——鞭炮快些放！快些放！放放晦氣！

於是羣衆中起了一陣狂笑，女同志總算沒有答話。近視眼時時把頭伸出來對後面望。不知是誰捉狹，有意的向他頭上一敲：

——別耍伸，縮進去！

這樣的又鬧了許久，唵哨又從黨部裏面響出來一次。又走出一個勤務，提了一張馬燈。幾個青

年學生，拿着宣言，傳單，散在隊伍的兩旁！

——走吧！

不知誰在喊着。

——十一點鐘了，怎麼還不走！

又一個附和着。

——今天怕靠不住，一顆星都沒有。

又一個閒適的聲音。

第三個人的話還沒有完，隊伍果然發動了，鼓咚咚的響着，號聲也嗚嗚的叫着。中山服的青年急得發跳，和牛肉商三脚兩步跑到前面，把隊伍止住。後又回到中段，把兩手對拍了幾下。大家全都靜着。

——同志們！我們有幾句話要說……此地的軍隊雖然歸降了我們的黨，但是我們自己的軍隊沒有來，我們總覺得是不十二分可靠的！……現在好了，我們的軍隊到了，我們所夢想的國民革命軍今天也要被我們看見了，屠軍長也來了……

羣衆聽到這裏嘈雜起來：

——好喇！歡迎革命軍！歡迎革命軍！

——不要說話，聽着！

——快些，快些，十一點多了，怕來過了，快…
快……快……

——同志們！時候不早了！我們簡單點好了。
不要發急。我們現在，同志們，注意。我們要舉一個
總指揮，一個總指揮，聽見沒有？

牛肉商站在旁邊，聽到這裏，揚起左手，唱着
他的粗噪的嗓子：

——我舉我們常務委員，贊成不贊成？

他的手又揮動一下，羣衆比即吶喊：

——贊成！贊成！呵呵！贊成！

中山服的青年聽得羣衆推舉了自己，也不推
辭，祇兩頰微微感到一點熱燥，便把唢哨吹了起
來。全隊便這樣的發動了，提燈在前面，總指揮和
幾個黨部重要辦事人員引着路。

這時正是十一點半鐘，在商場收市甚早的這
地方，似乎已是深夜了，祇幽暗的街燈暈黃着，幾

個警察縮着頭在街上慢蹓，有如遊蕩的幽靈。

大隊在這樣的環境裏喊着熱烈的口號，在鼓樂的聲中，通過全市場，向十里外的江岸走，精神很是歡愉。因為人靜更深，他們還不時的談着閒話，尤其是在婦女協會旗幟後面的女學生們，他們的談話特別的多，笑聲也特別的高，好像田間青蛙的嘈叫。

羣衆到江岸已經很久了，屠軍長的兵艦還沒有來。在江岸，除去一些終日鎖住的堆貨棧，便是一片廣場。沿江排列着幾隻英商美商的商輪的蓋船，和一隻燈火輝煌的英帝國主義的兵艦。大江，遙遙的望去，這時祇見一片黑，間忽可以看到二三燈火。風很大，狂浪層疊不窮的向着石岸掀打，羣衆微微的感到一些寒意。但是他們的精神很好，每個人的眼睛總歡喜向着上游看，特別的用力，惟恐屠軍長的兵艦從他們眼裏逃了去。

天上依舊沒有一顆星，路燈凝視着在下面嘻笑，蠢動，熱烈的羣衆的灰黯的影子，顯出極端的

疲乏。這時，烏黑的天上忽然洒下了一陣大的雨點。女學生們首先放出細爪的聲帶，鬼一般的叫：

—— 啊唷！真害死人！下雨了！

—— 啊唷！打在我的頭上了，我的媽！

她們的話真有特別的吸引力。比時引得全隊騷動，自然而然的成了許多小組，藏到每一棵行道樹底下去。然而雨還是儘管大，於是她們又叫：

—— 不來了，害死人的，回家去。

—— 真豈有此理，講十二點鐘來，又不來。

—— 回家去！回家去！回家去！

她們正在叫着，一個男學生憤怒了。他是一個鼓手，兩手執了兩個小鼓槌，戴着一頂紅頭繩織的鍋形的睡帽，學校的黑制服，臉上很黝黑，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桀傲不馴的青年。他冒雨站了出來：

—— 你們這樣還革什麼命！這一點小雨就怕了嗎？武裝同志這時還在接仗呢？要做小姐就不要跑得來，要來就要革命。

羣衆一陣嗤笑，顯然是表示譏刺。青年說完

了，還在喘氣，好像受傷似的。女學生們也不喊了，有的抱怨方纔說話的，有的在小罵，有的怒形於色；在揩着落在身上的雨點。

——不行！雨太大：我們上太古臺船去躲一躲。回去是不行的。

近視眼出來提議。兩隻眼一連向女學生們投了五六回。

果然有了効力，這句話得了總指揮的同意，大家便一哄上了靠在最近的太古臺船。由總指揮預先徵得了守船的中國水手的同意。他們一路的帶嘶，帶叫，帶喊。女學生們高興起來，唱着「麻雀與小孩」。

船上祇有一個房間，按照自然的法則，女學生休息在那裏。但這種決定是沒有効力的。一個西裝少年首先插了進去。接着便是幾個吹號的，借着喝開水爲名。以後便是站在欄外許久不敢進去的近視眼。十分鐘後，房間被填滿了，足有三十來人。大家都逗着她們說話，眼睛也都集中在她們身上，如

同大會的羣衆，伸着頸子仰望着主席台。

外面雨下得更大了，英帝國主義的兵艦在放射着探海燈，正對着這隻蠢船。雨絲在白光中更是好看，白銀的顏色。屠軍長的兵艦還是沒有消息，上游祇是一片黑。

拿旗子的一個大漢，是郵局的信差，正把握着旗子，蹣跚在地上打瞌睡。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突然的跑來把他的旗子奪了去，跑到船邊，抖開，用全力把旗杆向外一伸，青天白日滿地紅，在探海燈的光輝裏，飄飄地，飄飄地，多麼惹人歡喜喲！飄飄地。

於是狂熱的羣衆都叫了起來：

——好喲！好喲！示威運動！

——再伸出去些，青天白日滿地紅！

——真漂亮！Da Da Da Da De。

接着，嘩笑聲，鼓掌聲鬧成一片。

房裏的人也跑出一兩個來參加，大多數却仍舊在那裏不動。許多人自告奮勇的在指手畫脚的

講故事。歡迎的小旗有的被他們捲起，倒執着，如一隻長手，在道白裏左右揮動。大家聽到開心處，就是一陣大笑。在他們的記憶裏，把夜的疲乏完全忘却。高興時，他們還唱着歌，或者要求她們唱一回「葡萄仙子」。滑稽的學着她們的聲調，扭着頭在唱，惹得她們又要笑，又害羞，臉部紅暈，有時還要罵一聲「鬼像」！

忽然，外面的腳步聲緊張起來，是都在下樓梯，房裏的人和得着預感似的，全體站起，臉上堆着希望的歡悅，向外面走，嘴裏高叫：「來了！來了！」其實，屠軍長的兵艦仍舊沒有來。……

——是帝國主義的壓迫！

——打倒帝國主義！

當他們走出房間，全然的醒悟了。

一眼看去，船上站滿武裝的英國水兵，每個人手裏執了根一尺來長對徑約二寸的短棍，怒氣騰騰的，向羣衆揮打，把他們向岸上驅趕，羣衆怒罵，抵抗，叫嚷，退讓。他們始終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卑怯的，却急得四處亂跑。

—— You Savage!

黑胖的女學生勇敢了，水兵用短棍打她，她痛罵了一句。水手又把她痛擊一下。她還是不屈服：

—— YouSavage; Yeu Savage!! You Savage!!!

水兵又舉起棍來，棍突然落在地下，一個工人從後面正向他揮拳。接着四處吶喊起來，衝撞，揮打，驅趕，痛罵，叫囂，還夾着總指揮和少數人和水兵領袖怒憤着講理的聲浪。這樣鬧了十分鐘的光景，羣衆完全被趕到岸上去。水兵把船的出口封鎖了。

雨下得很大，羣衆心裏如同有火在燒，任着風吹雨霖，惱怒的站在露天的江岸上。

——一個莫大的侮辱！

——唉！中國人真可憐！

——媽媽的，咱們還是衝將上去！

——究竟爲的什麼？

——媽媽的，打倒帝國主義！

——唉！唉！唉！~~~~~！

各種憤慨的聲浪從各處起來，雨還是下着，羣衆眼裏的火花，不住的向艦船上的水兵們投。

——打倒帝國主義！

——媽媽的！一個莫大的侮辱！

——不行！不行！咱們要報讎！

三分鐘後，在一個堆棧的門前開起羣衆大會來，都沒有傘，羣衆被雨打得像一羣落水雞。時候已是兩點了。

總指揮變做了主席。

——同志們！我們現在開會！讓我先報告今天的經過。……他們看見我們把旗子在探海燈的光輝裏飄動，他們以爲我們是和鄂城一樣，以爲我們是以民衆的力量收回租界！……當然，收回租界是要緊的事。你們慢慢的講。……他們跑來驅逐我們！他們跑來揮打我們！他們把我們看得連狗都不如！……不要叫，講完了再說。……我們都是徒手，

我們沒有方法去抵抗，我們來的人太少。現在，我們的黨是不怕他們的，我們要反抗，我們不能忍受這種侮辱！我們要大家起來！要雪恥！我們不能忍受這種侮辱！

總指揮說話時，臉上漲紅了，青筋突起，兩眼射出兩道火的光芒，時時以右拳擊着左手掌，身子微微的向前傾。羣衆浪一般在下面騷動，摩拳擦掌的，狂喊亂嚷的，臉上雨水如淚珠般流在他們的臉上。他們的惱怒的態度，說明他們的精神和水兵們戰鬥已不知多少遭了。

他說完了，羣衆紛亂的跳喊了一回。

那戴紅頭繩線織的睡帽的青年學生一跳就上了當做講演台的階石，漲紅的臉半天說不出話，忽然，如黃河決口般說着：

——同志們！報讎！報讎！這是侮辱！侮辱我們的黨！侮辱我們的國！這是中國的羞辱！我們的黨旗被他們用了，我們的國旗也被他們踏了！我們要是人，我們還能忍受嗎？不要怕！我們不要怕人少，

打上去，打上去，打上去啊！

說到這裏，跳將下來，腳下的水濺了二尺多高，分開羣衆，就向臺船上跑。

——衝上去！打上去！打上去！啊……！

羣衆附和着，跟着他向前衝。

總指揮跳了起來，牛肉商站在講演台上狂喊，揮着手：

——把他抓住！同志們！不要亂來！我們的軍隊來了！還怕什麼！現在犧牲有什麼用？正式交涉！照鄂城贛城收回租界的辦法！把他抓住！亂來不得！

又經過一陣紛亂，雨漸漸的小了。青年學生被拉了回來，又是跳又是罵。大家服從總指揮的命令，都又圍着講演台的三面。水兵遠遠的望着，好像有了什麼準備。

——媽媽的，望着，把你的眼睛挖了去！

依然還有一兩個智識簡單的人，說着這樣無聊的憤慨的話。

主席又說話了：

——同志們！不要亂鬧！我們是黨員！我們的行動要代表黨！我們是有組織的！我們不怕犧牲！我們不能做這樣的犧牲！因為我們的武裝來了，就要來了！我們要商議妥善的辦法和步驟。

主席的話突然停了，走上一個三十來歲的人，是一個中學的教師，說話聲浪不很高，語氣和平，學者的風味。

——同志們！我們應該冷靜一點，凡事總要細細的考慮。這一件事我們是應該按着法律手續，外交步驟！我們不能夠血氣用事！我們有方法，也應該有策略！

——對的！對的！

羣衆插入一陣叫喊。

——打倒昏庸老朽！

不知誰個叫出了這個口號。

中學教師還是接着：

——我們應該有步驟，第一應該把警察署長

找來做一個證人。第二應該商議幾條具體的辦法，今天就商議好，請屠軍長負責去辦理。我們最終的目的，同志們，就是仿照鄂省和贛省的辦法，收回租界，收回租界！

說到末尾，憤激起來，羣衆也狂熱的跳喊。他跳了下去。主席又開口，

——還有那一位有話說的？

一個農人跳上了台：

——我反對慢慢的來，我主張打，打他個死，不要命，去拚一拚，怕死，這還算黨員？我們是革命黨，我們應該革命，打，打，打！贊成不贊成？

他跳了下去，羣衆有了一回快意的騷動。

滿臉雀斑的扭頭的女學生上了台，裙子被水兵拉碎了，還穿在身上：

——同志們！我想，我們還是請屠軍長辦的好。我們要文明。革命黨固然不怕死，但是也不必做無謂的犧牲。

她說時有點顫抖。女學生們首先鼓掌。她把頭

又扭動了幾回，用手扶着階石的邊緣，跳下台去。

接連又上來幾個人，每個說了幾句話以後，又接連的跳下台去。

他們彷彿把歡迎屠軍長的事忘了。

最後，還是輪到主席說：

——同志們！靜一靜！靜一靜！已經有人報告警察署長去了，我們再來商議幾個具體的辦法，請大家提議。

他靜下來了。

——通電國民政府，各省黨部，報告今天的經過。

——我主張……

第二個聲音纔開始，主席插上一句：

——我們一條一條的通過，由秘書記下來，以後再順序提。……注意！通電國民政府，各省黨部，各民衆團體，贊成不贊成？……好，通過了，第二個。

主席又靜下來。

——明天全體黨員游行，散發傳單，喚醒民衆，打倒帝國主義！

主席付表決，通過了。

——明天招集市民大會，開會後一同來驅逐帝國主義的兵艦，和他們幹一下！

這個提議主席沒有付表決，解釋了一番。

——今晚我們歡迎屠軍長時，當場請願。明天帝國主義的兵艦不准靠岸，嚴重的由外交官交涉，通電各地聲援，不達到收回租界不止！還有，我們要懲辦兇手！

——好的！好的！贊成！

羣衆又起了一次大波動，通過了。

接連，通過了許多提案。

接連，打消了許多提案。

最後，警察署長來了，大家圍着他說了一陣，他找水兵的領袖說了半天，水兵領袖表示了誤會，羣衆始終要堅持到底，一致力爭。

最後，警察署長要求羣衆到警察署裏去休息，

大家也感到疲乏，而且有些寒意，通過了。在臨走的時候，女學生們提議，多唱幾句「打倒列強」示威，主席還沒有付表決，台下羣衆已經手舞足蹈唱將起來：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

有的偏偏要換一個調子：

——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滾你媽的，滾你媽的！

散亂的，無秩序的，亂嚷亂叫的，離開了江岸，看看長江上游，黑漆漆的，一點燈光都沒有。他們一直鬧到警察署裏。這時已經三點鐘了。

警察署離江岸約有一里，是一座古舊的平民住屋，進門以後，便是庭院，再進，就是兩進三開間的房屋。署長以及職員住在裏面，警察住在屋側建築的一排拘留所似的板屋裏。門前有一盞半明半暗的電燈，矗立着一個武裝警察，在那黯淡的光輝

的下面，望着落在馬路上很急的雨點。

羣衆到了那裏，便很自然的，不待編排，都分散到四間房屋裏去，兩個堂屋裏也有人，不過很少，大概是幾個勤務和幾個十四五歲不怕冷的小學生罷。

第二進靠右手的一間是署長室，生着火盆，炭塊燒得紅灼灼的，約有十幾個人圍着幾層在烤火，站在後面的，把膀臂從每兩個軀體的中間伸將進去，把手輪轉的在那裏取暖。其餘的靠在床上，靠在椅子上，署長把辦公棹的軟椅讓給了總指揮，他坐在一個靠房門的矮小的凳子上。

——真是對不起，今天擾得你們不能睡覺了。

總指揮露着笑容，很恭敬的向着署長。

——那裏話，以後還要大家栽培，現在是以黨治國了。

署長很恭敬的站了起來答，腰微微的屈着。他的身軀很瘦很高，笑起來露出一排黑牙，臉上黃瘦，顴骨高高突起，眼裏有一道諂笑的光彩。手執

着一枝雪茄在拚命的吸，有時把眼偶而閉一下。

坐在籐椅上的一個很精神，約二十歲左右的新聞記者接着就答：

——署長歷來的聲譽很好，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不過你得入黨。

署長向他微笑，但眼睛總向着總指揮：

——那自然啦，是的，還要請大家介紹。

站了起來，從棹上的烟聽裏拿了十幾枝香烟，分散給在房裏的人。

總指揮沒有說什麼。默望着地板沉思。

白烟迷漫了一室。

話轉向別一方面。

——這一回我們這地方真是幸事。不然，王鎮守使要不歸降的話，那是免不了接仗的。幸而他深明大義，不致塗炭生靈。

署長說時，吸了一口烟，接着白烟從他嘴裏流將出來。

——劉喲，王鎮守使是很識時務的，其實三個

月前，他和革命軍就有信使來往了。這一來，我們新聞記者也要好些，言論可以自由的了。哈哈！

一個靠在床上的瘦小的有名的鴉片新聞記者說。一望而知是一個狡猾，食鴉片的人。他善於酬應。

——今天晚上的事件，貴署長將來必得做一個强有力的見證人。這個交涉我們非辦好不可。

總指揮站起身，兩手扔在桌子邊上，很莊嚴的向着署長。從他手裏甩下的一個烟頭，在這時被他用腳踏滅了。

——是的，這一點，貴署長務要負責。

在室內的幾個黨部重要負責人員這樣的一致附和着。

——那自然啦！那自然啦！那有不衛護同胞的道理。

總指揮聽了這話，露出不快的神情，把頭微微的擺動了一下：

——不，這不是衛護與不衛護的問題，這是一

個事實！

——是的，是，是的。

署長臉上有些紅。

——電話！

堂前的電話鈴響了起來。

鴉片新聞記者突然跳起，走出去。

圍爐的人在小語，署長好像有點疲乏。約有二分鐘，鴉片新聞記者回來了：

——報館裏來的，問屠軍長到了沒有。

大家不約而同的接上一句：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大約是途中有耽擱。

署長解釋着說。

全室的空氣有點燥熱起來了。

在署長室的對面的一間屋裏堆得人更多，好像是預先分配似的，商人最多，工人次之，祇有一兩個青年學生。這一室裏沒有生火，陳飾也很簡單，大家坐的坐，站的站，有的在抽着烟。

——快四點了，怎麼還不來？

一個聲音把沉默的空氣衝破了。這說話的是一個胖子，靠在這房間僅有的一張籐椅上。

——你打個電話去問一問海關。

一個很精敏的青年答。

胖子把頭一低，瞳仁向上：

——是的，我走開，讓你坐，你真神氣。

大家不約而同的轟然大笑。

——不要搗亂，我們還是談談正經罷。

青年學生從屋角裏站將起來提議。

——贊成！

全體通過了。

——此地的黨已經公開三天了，屠軍長今天就要到來。我們的各種組織在最近應該成功。譬如商協啦，總工會啦，都要趕快的弄好，明天你們就得分頭準備。

另一個青年學生這樣的說着。

——一馬離了西涼界……！

這個聲音唱出以後，比卽被人罵停了。

於是一個商人提議。他說話時歡喜把手划着，頭的動彈往往成一個圓圈的形式。說話的聲調不勻稱。手向前揮動：

——我主張：別的條件不提。第一，我們要減少工作時間，第二，增加薪水。那個店東反對，我們就照鄂省的辦法，拖他戴高帽子遊街。好不好？

有幾個人應了一聲「好」，但不是全體。

一個工人插上來：

——我們單加錢少做工還不行。我們要廠方答應，工人害病也得給錢，禮拜日開工要另外加錢。工頭太討厭，我們要想法子。

比時就有了一個聲音：

——這是工人的，等些時再談。

不知誰個起來打抱不平：

——這不對，他們的話是可以勾通的。

那工人先時很失望，這時欣欣然有得色了。他又繼續起來：

——我們不先拖廠主遊街，我們先罷工。他們不答應，我們就打死他們，問他們怕死不怕死！國民政府是工人的，打死他們不要緊！

——不好，還是遊街，戴着白老爺帽子，把他們捆在車上，叫他們遊四門，加上笛鼓隊，DaDe, DaDe, DaDaDe, 那纔有意思呢！

一個學徒似的青年跳着說。便說便做，一副鬼臉，惹得大家都發笑。談話便這樣的中斷了。

——怎麼還沒有來？

究竟農人和工人是一樣的粗暴：

——媽媽的，老子明朝把農會組好，把這些狗兒地主殺他媽的個乾淨。和他們講他媽的理。老子們先弄些手鎗再說。老子是不怕死的！

許多商人自己覺得很文明，聽了露出鄙視的輕快的笑。農民沒有覺着。

——我們還要殺洋鬼子，今天真氣死人！

又一個農民很惱怒，聲音粗暴。

——哈，哈，哈！

睡在籐椅上的胖子大笑，鼓着掌，灣起腰，最後站起，沒有離開。

在他附近的一個長瘦子，躡腳躡手的走到靠椅的邊傍，輕輕的，舉起右腿，跨到靠椅的左邊，坐上了，把胖子向前一掀，兩足把椅子中間並攏，全體睡下。

大家都露出快意的笑，有的還鼓掌。胖子氣得眼睛直翻，說不出話。

——阿肥！你的地盤終久被人佔了。

胖子不說話，把眼睛對準瘦長子翻了幾翻，一個轉身，走向前一進右手的房裏去。瘦長子向着他的背影叫：

——阿肥！打倒帝國主義！

全房的人又是鬨堂大笑。

外面的雨漸漸大起來。

前一進靠右手的房裏，堆着一屋的學生，裏面有一張舖，掛着蚊帳，幾個女學生一排的側臥在上面，睡着眼和站在他們床前的一個男學生談話。

——你們真不勇敢，給人打了，手都不肯回。男學生講起來都是英雄，追逐女子比什麼都利害。遇到帝國主義就不行了。

一個不很說話的，操着北方口音的女學生說。她把兩手屈着放在腦後。

——侮辱！... 辱！

有調侃的聲音。

近視眼急了，腰彎了下去，右手向前一撻，要痛打她一拳似的：

——你這話不對！我們怎麼沒有反抗？你罵我們追逐，你們又何償不追逐男學生呢？不過你們是悶的，放在心裏不說出來，其實比誰個都利害。我問你們，你們憑良心說，至少有二分之一是爲着找男人纔讀書的，是不是？

——痛快！痛快！

又是觀戰者言。

靠東頭睡的一個不到十五六的女學生，伸過右手，把剛發說話的女子的衣服一拉：

——姊姊 不要理他，這些死鬼！

——哈！哈！哈！

許多男學生大笑。

——滾出去，我們要睡覺。

黑胖的女學生說話了。

於是出來一個調人：

——大家靜着，我們轉換方向談話。

——好，轉換方向。

女學生們同聲應着。

——屠軍長爲什麼還不來？

——誰知道。

——也許是和愛人在談戀愛呢！

——哈哈！

這一段對話也使女學生惱怒。先前戴着睡帽的青年急急的把話帶轉來，他的氣平和得多：

——你們應該勇敢些，像鄂省的女同志一樣，辦黨，從軍，打倒土豪劣紳，做各種運動，不要專門做女學生式的小姐啦！

——這句話還有些像話，還是你好。

有雀斑的女學生說。

又不知誰在人縫裏促狹：

——啊！他好，你就愛了他罷。

女生們氣急了，全房的男學生大笑起來。她們氣得不肯說話了。那說話的出來陪不是，這纔了事。並約定不准再談戀愛這一個名辭。

沉默了幾分鐘。

——這是老實話。你們應該多做點工作，練習練習，你們做事實在太不成了。你們想，別省的女同志多麼利害，你們呢？說起來真是羞辱！

又一個聲音接着：

——首先你們對本地的婦女應該負起責任來，先把婦協組織好。

大家沉默着，許多雙的眼睛不轉動的望着床上四個女學生。有的在上下輪流的看，臉上露着笑容。有的故意挨近她們拖在床沿的腿。有的在心裏比較評判。有的在細味着她們每個人特有的美，豐

腴的，嫵娜的，活潑的，狐媚的。

這一回是女學生發言了：

——你們也應該努力做事。我們也不是蜜糖，每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你們祇知道尋開心，這也不是道理。就不說什麼人格不人格罷，事業總歸是重要的，我們現在的責任大的很呢？

——你們這話是很對的，我們都應該多為黨國努力，盡我們的責任，戀愛究竟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我們也知道我們做事的經驗薄弱。我們一向在家裏嬌養慣了。許多地方受不得打擊。你們應該隨時指導我們，勉勵我們。互助是很要緊的。

——好，從今天起我們改絃更張，以後彼此雙方互相勉勵工作，有錯誤隨時指摘出來，使各方面得以改正。

來了一個插話：

——既這樣講，我就要說了。

——你說什麼？

——我想第一你們應該以身作則，頭髮是最妨害工作，消費時間的，第一你們應該以身作則，學鄂城婦女，把自己的頭髮剪掉，再拿着剪子上街去，把所有的婦人的頭髮都剪掉。

她們默默着。

——怎麼樣？

——家庭裏成問題。

她們中一個答。

於是來了辱罵：

——封建思想！

一個女學生氣了：

——我明天就剪！

——好的，還是你勇敢。

捉狹鬼又來了：

——剪了辮子有好處。

——什麼好處？

——時髦。

那女學生惱怒了：

——你這個人說話真豈有此理，什麼叫做時髦不時髦，我爲時髦纔剪頭髮嗎？

——對喲！噯！還有什麼話？

這是旁觀者言。

那說話的急不擇言了：

——時髦怎麼沒有好處，戀愛也容易，找男人也容易。

又是一回閩堂。

女學生們全部動員了：

——不和你們講，不和你們講，講來講去祇有這幾句話，說說就說到這上面來了，我看你們離開戀愛就不要吃飯罷！

——是的喲！

不知是誰，最後又調侃一句。

這間房對面的房間很陰黯，祇點了一張油燈，人也特別的少，圍着一張方棹在座着談心，是幾個工人模樣。

——屠軍長不曉得像什麼樣子？

——兩隻眼睛一隻鼻子一張嘴。

——和你講規矩話。

——講規矩話麼？那我就不知道。

另一個插上來：

——我看見過一次，還是在粵省，他是湘省人，高高的個兒，扁扁的臉，兩撇小鬍子，說話很響亮，眼睛怕人得很。

——革命軍呢？

——革命軍麼？他們都很矮小，個個精神抖抖的，不怕死，真的喲，不怕死！

——女革命軍呢？

——好得很！和男人一樣的利害，也有敗類就是。

他們共同燃起一枝烟。

——聽說革命軍一天走八百里是不是？

——沒有這話，一百幾十里是有之的。

——還有人說，屠軍長能在水裏騎馬。

——這是笑話。

——革命軍不曉得什麼時候來。我真急得很。
他們一定和這裏的軍隊不同，是吧？

插上第四個聲音：

——革命軍招兵不招兵？

——怎麼不招兵，每次打仗不死人麼？

——到了我們這裏以後呢？

——也是要招的。

——你有朋友在屠軍長軍隊裏沒有？

——裏面的弟兄們我認識的不少。

沉默了許久。

堂前也沒有人聲，幾個勤務在睡覺，小學生已跑到署長室裏烤火去了，祇對面房間裏不時露出嘩笑的聲音。

還是第四個聲音說：

——我有資格當革命軍沒有？

——怎麼沒有？

——你能不能替我想點法子？

——這容易，要不怕死。

——自然啦，怕死還敢去當革命軍麼？

外面的雨聲漸漸的大起來。

彼此靜默的互相呆看了一會。

燈光異常的黯淡。

插上第五個聲音：

——不談罷。有點倦了。我到總指揮那裏去問過，海關有電話來，屠軍長兩點鐘前已過了通城，屠軍長是快來了。我們睡一下罷。

——好的，我們睡一下。

——好，我們睡一下。

於是，他們伏在棹上睡了。

四點半鐘。雨已經漸漸的小了。從屠軍長秘書處剛來的電報裏，知道兵艦靠寧紹輪船。大隊便按着來電的時間拉到寧紹輪船的岸邊。這時，向烏黑的上遊看去，果然有幾十盞紅綠燈光，從上遊迤邐而來，慢慢地，愈看愈覺得是慢慢的向下游駛來。

羣衆誰都不說話，屏息着氣望着上遊的燈光，

眼睛牢牢的盯着，一直盯到兵艦走到附近的時分，纔像夢醒一般的狂嚷：

——來了！來了！我們上臺船去！

——來了！來了！我們上臺船去！

臺船離岸約有五丈多遠，中間用着長的跳板，因為夜晚，早就收了。臺船上黑漆漆地。羣衆很熱烈的要上臺船，總指揮覺得不很妥當，把這個建議打消了。他們依舊的又屏息望着上遊。

燈光漸漸的近了，隱隱的可以看到兵艦上來往的人影，風大了，燈光上下的顫動，羣衆感覺到更冷了，他們還是熱烈的。

——近了！近了！唱起歌來！

——不，快放鞭砲！

——鞭砲候屠軍長上岸，我們還是唱歌。

總指揮此時發表同意，並決定先唱國民革命歌，後唱國際歌，一遍一遍又一遍，羣衆很熱烈的唱着，尤其是「打倒列強」和「一定要實現」兩句，唱，唱，唱，一直唱到屠軍長的兵艦到了面前的

時候。

羣衆潮水般在動，快樂的空氣濃厚極了。各種快樂的語言，各種快樂的喊叫。個個人心中都在估量，就要靠岸了，就要看見屠軍長了，就要看見革命軍了，就要看見光明了。……雨也被他們忘了，儘管想着，牢盯在兵艦上的眼睛睜也不睜。

燈光已經到了面前，行得更慢了，兵艦上的人影看得很清楚，羣衆在想就要轉頭了，於是又不約而同的歌唱。

隱隱的送來一片歌聲，細細聽去和岸上唱的一樣的，還可以看見革命軍在兵艦上唱時的手舞足蹈的神情。

於是，羣衆唱得更起勁了。

兵艦祇微微的動了，歌聲也漸漸的清朗，船面上的人更多了，人語却聽不見。羣衆恨不得生起翅來飛上去。兵艦上漸漸的有了斷斷續續的號聲。

於是，羣衆的隊伍裏也吹起號來。

兵艦不動了，向回退了一些。上面的人還在唱

歌，人數漸漸的少了。但細細聽去依舊很狂熱的。

於是，羣衆改變方略，喊口號。

最後兵艦好像停住了。羣衆起了恐慌，心裏發急，不知道爲什麼靠得這樣的遲。有的竟發出疑問：

——別要是不靠岸了。

——不，一定要靠的。

接着，警察署裏的一個稽查提醒羣衆：

——不是，因爲臺船上沒有掛紅燈，不掛紅燈他們是不敢靠的。

——對的！對的！

於是，大家一齊向着臺船喊叫起來，先祇是少數人喊，後來加到全體。他們先喊着沒有反感，硬有的用兩手遮着嘴部的兩邊叫，惟恐聲浪散了開去。最後，他們又改用鄂省的聲音：

——老大！起來掛燈！船到了！

——老~~~~大！起來掛燈！船到了——！

——老大！老大！老~~~~大！

兵艦上沒有回聲。他們喊喊老大，又看看兵艦有沒有移動，又很熱烈的唱唱歌。從他們的表情裏完全看出了他們的熱烈，急躁，歡喜，愉悅。他們一點都不表現疲倦，女學生們也同樣的拚命在喊叫。有的急得亂跳，有的還在說笑，有的懷疑着，有的相信兵艦一定是要靠岸的。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老大終於被羣衆喊醒了，從船洞裏伸出頭，鄂省的聲音，看不見他的臉：

——叫麼事！

稽查也用鄂省的口語答：

——你睡死了不成，船到了，怎麼不打燈！

——快快快！打燈讓船靠！

羣衆也叫起來。

——船主沒有招呼。

老大依舊不動。

——不管！你看看！船在江心了！這是屠軍長，

革命軍！快一點！

老大沒有說什麼，縮了進去。

羣衆又唱將起來，兵艦上的歌聲沒有了，他們仍舊盯着船，雨又漸漸的大了，羣衆似乎不曾感覺到。唱了一回歌，又向臺船裏叫：

——老大！怎麼弄了？快一點！

——來了……！

老大在船裏面答，看不見人。

羣衆又在雨聲裏唱歌，喊口號。兵艦簡直是不動了，一陣響聲突然的傳到岸邊，在江心裏下錯了。

——恐怕不靠！糟了！聽！在下錨！

——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兵船等了很久，臺船不掛燈，一定是這個原故下錨的，先要掛了燈就好了。

——我們還是催老大！

羣衆又喊了起來：

——老大！老大！老大！

——老大！老大！老大！

老大還是在船裏：

——急麼事？奇怪！事先也不招呼。我在上油，急麼事？

羣衆急得真有些像熱鍋上的螞蟻。又沒有法上壘船去，祇有站在岸上叫。有的要老大搭跳板，老大沒有理。江心的兵艦，人漸漸的靜了，燈光似乎少了許多。偶而有一兩個人影在走動。

羣衆又唱了回歌，談了許多閒心，這纔看見一個紅燈光在壘船上走動，人看不清楚。

——老大！快些！怎麼弄的？

——急麼事！急麼事！急麼事！

老大的性子也很躁，答話時，語氣一個字強硬似一個字。十分鐘後，經羣衆許多回的催促，一盞紅燈纔拉到船後桅尖上。

羣衆這時情緒特別的緊張，喊起熱烈的口號，揩着雨水唱着歌。跑動的也有，盯着兵艦看移動的也有。那個稽查還在抱怨老大：

——這個老鬼！害死人的！怕不靠了。

羣衆叫了很久，兵艦上沒有走動的人影，船也沒有移動，燈光逐漸的減少，走廊上的燈差不多全部熄滅。

雨下得又大起來。兵艦顯然沒有移動的希望。羣衆好像有點失意。他們仍舊在渴望着靠岸。精神更振作，沒有一點倦意的表現。

總指揮吹起唢哨：

——同志們！屠軍長今夜大約是不會登岸了。我現在主張暫且回去，明天早晨再來。這樣的大雨，我們不必候到天亮了。

羣衆中聽了這話，有的贊成，有的反對，贊成的佔多數，通過回去。總指揮在雨聲裏把右手一揮：

——我們唱一回歌！

五分鐘後，他又把右手一揮！

——我們喊幾個口號！

口號喊過了，放鞭炮。鞭炮因爲包得好，沒有

濕，祇濕了包豪查的衣服。濃濃的白烟沿江飛揚，約有一刻鐘，放完了。羣衆又喊起一些口號。大隊便向回移動。

兵艦上靜寂寂的，一點聲音也沒有。鞭炮放完以後，突然飄來很輕微的歌聲，似乎還是有人在和着羣衆唱。

岸上的歌聲和江上的歌聲先後的停了。這時雨下得更大，祇有雨聲，和羣衆的脚步觸着流水的聲音相應和。偶而也有一兩句說笑的話語。

羣衆都默然的向回走。

——好！明天再來！

——好！明天再來！

羣衆走到江岸轉角的地方，都不期然的轉過頭來，向着江心裏的屠軍長的兵艦投上一眼，有的還這樣的叫着。

羣衆依舊很歡快的向前走。天已經是要亮了。遠遠的有潤濕的雞聲傳來，祇臺階的紅燈籠在向着鼯鼯的兵艦招引。

這一夜便這樣的過去了。然而已是一年前的事。現在回想起來，猶能想見當時落水雞似的羣衆的影子。却想不到這些獸性的影子，大部分已經被殘害而登上了鬼錄。當時所夢想，所渴求的一切的希望，結果是變成了一陣陣的白色的雲烟，每天不斷的飛馳在我們的面前。唉，我不忍再說什麼了？我的淚流了，難道光明就沒有來到的日子麼？——我相信是不會遙遠的，天已經快要亮了。

四月十日

人 生

——譬如這蝦仁罷，這樣的新鮮白淨，真如一個可愛的肥碩的處子；排骨也是一樣，放在嘴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甜蜜蜜的味道；人生正沒有什麼分別，應當新鮮化，白淨化，使人愛悅，使人對你感到一種甜蜜蜜的滋味；秋岩，我說的不錯罷？

——你真莫名其妙！怎麼人生是蝦仁，是排骨呢！若果說是蝦仁和排骨，還不如說像炒鷄蛋的痛快，又黃又嫩，又甜蜜，又有點鹹。真不高興和你談！你簡直是尋開心！

——並不是尋開心喲，我的話實在有點道理？你的性子怎麼變得這樣急？就拿你們做的革命事業說罷，革命是為民衆謀利益的，使人感到新鮮感到甜味，這樣纔能使人親近你們如到館下裏吃蝦仁吃排骨一樣，感到完美的趣味。你們却不然，行動完全越出軌外，找遍了資治通鑑和一切的歷史，都沒有看見像你們這樣的面目猙獰的革命家。湯武是最能做革命的模範的，你看他是怎樣的親民如子？你們呢？——祇知道殺人，祇知道打倒，而不遵崇中庸之道，這怎能不教人退避呢！老實說，革命黨人的人生不應該如此。

——好！我的哥哥，我們還是吃東西罷！我們是永遠談不通的！我也不希望你能向上，你也不必干涉我革命！

——秋岩，你聽我說，我們當然是各不相謀！不過你的年紀小，我總算是你的老大哥，我看到的方面總不能不告訴你，這是你的好處，於我並沒有什麼利益。你自己可以回想一下，你革命許多年

了，你究竟得到一點什麼呢？到現在沒有把你的性命丟掉總算萬幸！——你仔細的想想，革命究竟給予你一點什麼東西！你再仔細的想一想，我仲實老哥說的話是不是騙你，是不是金石之言！

——是的喲，你能曉得你的家庭受你的累到如此地步那就好了。革命我也承認不是一件壞事，但總要放神氣點；我們固然不能說要貪圖什麼大利，個人的衣食飽暖總不能不顧到。你怎樣呢？現在已經是臘底冬殘了，幸而今年沒有下大雪，不然，你這一套薄薄的學生裝，怎麼能度過這可怕的寒冬？家鄉裏的人說起來，總說你在做工作的時候弄了很多的錢，你在這裏窮到連飯都沒有得吃。在他們的理想中誰個不以爲你在這裏快活得要死？

——你說這話，我真覺得痛心！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橫豎祇要我不是那樣的人就得了。社會是沒有什麼公正的判斷的！尤其是真正爲革命努力的人，最容易受人污蔑！但是，仲實哥！這不足使我灰

心！我還是要幹的！我還是要繼續的幹！

——是真的，人生應該如蝦仁；你這個人可也真是沒有辦法了，怎麼還不懂呢？你這樣血氣方剛的人，真正是叫我沒有辦法！——好罷，我不要和你再談人生的理論了，我問你：你家現在究竟是怎樣了？

——我不知道！聽說是完了！聽說我逃出來後，我的家就被抄了，被他媽的一班傢伙分了！我家是一個大家庭組織，有七十幾口人，被抄家以後，兩個人住在一起的自由都沒有，因為我一個人的人事牽連到我的家庭，我的家族！可是我不管，我也不怕！做革命工作，沒有什麼家可講！這種舉動祇增加我對人類的同情，堅決我對革命的信念，仲實哥，我要永遠的幹下去！

——你連家都不要，那我還有什麼可說的。…
…好，你不要發火了，你還是聽我說罷。秋岩，你實在還不知道什麼是人生，什麼是人生的意義。我說，秋岩弟，不要用蝦仁來解釋人生了，但是你

定先懂得人生的意義，那你就不会專門像一把火在這裏跳動了。我說人生像柚子罷，我們應該像柚子一般圓，這樣纔能四通八達，到處不吃虧。就是你罷，現在在家鄉活躍的人物，那一個不是你的朋友，你果真來得方就得圓，你就不會吃這樣的虧。當真的有什麼主義不主義嗎？笑話！……是的，在理想上這種話是很對的，你要知道事實是事實，理想是理想，二者是不能並為一談的。人總不能說不要家，就是說不要家罷，人總不能不吃飯，憑你這樣的才具，在我們家鄉不是沒有飯吃的，即使外面找不着事，家裏房子是有得住的，飯是有得吃的，零錢是有得用的，你有什麼可愁的，現在弄得這樣，完全是你太年輕，太不神氣。

——這話怎麼講！我就不要過那樣的日子。我甯可以死，甯可以窮，甯可以餓，我永不願過消閑的日子。有什麼趣味？我們不是為個人生存的，你這個人真應該根本打倒，太個人主義了。

——真糟糕！我請你不要說話好罷？你讓我說

完再講。我誠然是個人主義者，但是我並不反對革命，我也革命，你看我現在不是在努力着革命工作嗎？政治上無論有怎樣的變化，你看我可有什麼變化。現在，有幾個人不是個人主義者囉！你要看清楚，不能再糊塗下去了，人生是應該像柚子那般圓滑的！

——根本打倒！真莫名其妙？革命還有權利嗎？這是投機分子的思想！我愛護你，你真不能這樣幹下去！你怎麼這樣的墮落！我的哥哥，你的思想不要太狹小了，個人主義的時代是早已死去啦！

——仲實哥，我不是罵你，我也是望你好！我們的人生出發點不同，結果便有了這樣的差池！柚子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呢？人生的意義不是吃飯！

——你也真是太偏執了，我們倆親如手足，不然，我也不會和你談這種肺腑之言！你要明白，你看看現在的人物，有幾個像你這樣傻，那個不是神氣鬼！在這個世界上，秋岩，做人不能太老實了！…

…你再想想，老實的人終結是吃虧的，是失敗的！
……我飛實的告訴你，你要做人，你非改變態度不可？你要知道：你傻，人不跟你傻，你不黑良心，人家依然是黑良心的，這樣，何如自己也黑一下良心的好呢？人生，要從實際方面去體驗，你千萬不能把人生太看得理想化了。

——不成！我不願這樣幹！要說我傻，聽你說好了。你過你的柚子人生去！你快活你的一輩子去！我死也好，活也好，你不要管了，你不要管了！
……我要說人生，最適當的應當和紅辣椒一樣！確確實實的應當和紅辣椒一樣！……你懂不懂！……人生的深刻意義我不想講，但最重要的，要認識人生不應該是個人的，應該是社會的，你這種個人主義應該根本打倒！……若是都照你這樣，社會還有希望嗎？不會的，永遠不會的，是吧？

——你講好了，你不必問我，你說你的紅辣椒人生罷，不是因為我們至好，我是不說那些肺腑之言的。我們真是永久講不通。大約你一天不死，不

被捕，你總歸是不會相信我的話的。不學柚子，你將來還要吃大虧的！……

——吃虧？你聽我去我活該我自己受，不關你的事好了。人生的經過，是應該像辣椒那樣富於刺激性的，我們應該過狂風暴雨的生活，我們應該過低層階級的生活，我們不應該過平凡的生活。殺人也好，打倒也好，這都是我們要幹的事！總之：生活應該是波瀾型的，否則太沒有意義！……不但要如辣椒，還要和紅的一樣；紅的辣椒，纔是血的象徵，纔是淚的象徵，纔是光明的象徵！

——你的話和我的口味完全不相同，你總脫不了書生氣，總歸是理想的，我要解剖你的心理，老實的說，第一是理想的，第二是理想的，第三還是理想的。……

——你說是理想的我也不管，我是要這樣幹的！要就不幹革命事業！幹革命事業是顧不得什麼家破人亡的！是顧不到什麼個人利益的！是永久的祇有一個單純的犧牲的條件的！像你這樣的人，……

…我不要你勸……你真是反革命！……我們不必再談什麼了，像你這樣的柚子人生真是革命的大阻礙！……

——秋岩，你怎麼在這裏罵人？你去豈有此理！我難不成是惡意嗎？勸你還勸壞了嗎？你這個死到頭上不知死的傢伙，真是不夠交！

——好！你這樣的朋友我也不要交！思想不同，我們就拆開，拆開好了！你太不長進！你聽憑我怎麼弄去，從今天起，窮死也不再上你的門！媽媽的——

——不上門就不上門，這還是大不了的事嗎？「媽媽的」，你罵誰？你怎麼放出這樣的屁！

——「媽媽的」就罵你！我不同你做朋友了！你這反革命的傢伙！社會永久不進步，就是你們這班投機分子造的孽！不肅清你們，社會是沒有希望！

——好~~~~~！算是我錯了，你以後請不必再光顧罷！

——下次誰再來光顧誰就是畜生！……今天借的錢你拿回去，我不要了，我們從此斷絕！

——哼！從此斷絕！你將來總有悔悟的一天！我也不再管你了；你過你的紅辣椒生活去好了，我再也不去管這些閒事，算是我的眼睛瞎了好罷？不過，秋岩，你要明白，我說的話完全是爲你的好！

——不管！我再不來了，我還是要做我的革命事業萬歲去，你幹你的蝦仁主義好了！我錯了！我錯了！天地間沒有妥協！妥協就要失敗，就要被腐化！我再不和你妥協了！——唔！媽媽的——

——你還是媽媽的呢!!! ……你打麼？你打麼？……你不願交情麼？……哎唷！……你這可惡的傢伙！……你們真是叛徒！……哎——唷……！

——老子告訴你！……老子告訴你！……什麼是人生？……第一是革命！第二是革命！第三還是革命！……蝦仁人生！……排骨人生！柚子人生！……滾你媽的！去罷——！……

大 衣

第 一 篇

這一件呢大衣，着在麟生身上很是相稱；黑的顏色本來是他喜歡的，呢料雖然嫌粗，但一眼看上去也覺不着；衣袋口滾得很寬，顯然是不容易弄壞，沒有錢買手套的他，隨時可以把兩手放在裏面，沒有破裂的危險；至於鈕扣，光潤而又有圖案的花紋，適於閒時的摩撫；衣領上一點油跡都尋不着；下沿似乎短了一兩寸，可是這並沒有多少關

係，假使要花幾毛錢，把這件衣服送到洗衣店燙一下，真和他自己新製的沒有分別。不過足上着的一雙膠皮底的鞋子，在膠縫的地方裂了一個口，究竟是不很好看，然而這也不要緊……

麟生從他的朋友裕慶那裏借到了這件大衣，比時就着上了身，而且在未着之先，細細的看了一番。這時在歸途中又用他的獵狗似的兩隻眼睛，低着頭在全身仔細的考驗並選擇着。好在已經到了殘冬了，天空在釀着大雪，清靜的靜安寺路上沒有什麼行人，任憑他做着怎樣的鬼臉，也沒有誰去問他一下，或注意他一回。他從大衣又想到裏面着的一套西服，忍不住的微微的淺笑起來，這西服已經有十年的歷史了，不僅是破舊，今年一年竟沒有下過身，春季着的是它，夏季穿的也是它，秋季着的仍然是它，現在冬季又要完了，大衣已是呢的，而這嘩嘩的夾衣竟沒有法子脫下。襪子呢，足上着的一雙已經有一個多月了，要在夏天還可以脫下來洗洗，在冬天是沒有辦法可想的，祇好讓它在足上

破爛了再說。

天氣究竟是很冷了，他加上了一件呢大衣，依然是無濟於事，所以當他想到這裏，天上陡然的颯下一陣狂風時，他禁不住的打了幾個寒噤，提快了脚步，一氣的跑到了離赫德路不遠的一個弄堂裏去；在他跑的時候，他把頭向右偏着，用右手把頭上戴的他的朋友纔曾送給他的一頂比他的頭更大的舊鴨嘴帽緊緊的按着，左手很快的划動，彷彿一支船槳。

當他走進一個很狹隘的亭子間的時候，忽然他的臉色變陰鬱起來，除下頭上的帽子，擲鐵餅似的丟到一根木釘上掛着，前進幾步，很沉重的向一張小的帆布床上坐下，把頭向靠床的牆上一仰，帆床微微的震動了一次，他的頭也輕輕的響了一回，兩隻脚尖很急亂的在地上點着。

在這亭子間裏，除去帆床而外，還有一張破舊的小條棹，迎着向南的一個獨窗放着，棹上放着幾本零亂的書籍，雜亂的稿紙，和一些電影院裏的說

閉書。在棹子的右邊牆上，就是那木釘的旁邊的一根釘子上，掛着一件很新的呢的夾大衣，因為時間已快到黃昏了，顏色不能十分看得清楚，他的眼光忽然竟轉向這上面看着，默默無言地把頭微屈着，從衣領看到下沿。

經過許久的沉默，突然，他站了起來，走到書棹前，把窗子開了，頭便伸了出去，兩眼向外面的路燈看了一下，燈還沒有亮，寒風比卽把他的頭激動進來了，插上窗鈕，他又打了一回寒噤，退到床上坐下。

經過許久的沉默，突然，他又站了起來，把掛在牆上的那件夾大衣取了下來，在光線昏暗的房裏看了一回，順手向床上一丟，接着自己走到床前，彎着腰疊成幾摺，歎了一口氣，呆呆的面床站着不動。

經過許久的沉默，突然，他從床上把夾大衣拿起放在腋下，臉上表示了堅決的神情，全身向後一轉，很快的走到房門口，打開門，匆匆的下了樓，一

點都不遲緩的走出大門。

他低着頭正要跨出弄堂的鐵門，一個青年迎面走來，他穿着的也是一套嘩嘰夾西服，兩手插在褲袋裏，嘴唇已經凍青了，頭微微的縮着，停在他的前面，身上打着顫。

兩個人相對的站了些時，麟生又突然的一個向後轉，很急遽的換着夾大衣向回跑，低着頭，用右手揪住頭上的亂髮，那個青年也默默無言的跟着他回到他的亭子間。

麟生把夾大衣向床上一擲，接着自己坐下了，那青年也在棹旁的椅子上坐下；這時電燈已經捻亮，照着這兩個青年的營養不足的蒼白的臉色。

外面的風更大了，把窗子響動了一次。他坐在床上對窗子望了望，又把眼光轉到那兩隻呆望着地板的青年。

——孝存！你冷罷？他的眼睛釘在孝存的臉上。

——誰說不是呢！孝存說時的語氣很平勻，露

出淒涼的微笑。同時又反問麟生一句。

——阿麟，你呢？

麟生兩手把呢大衣的左右襟一拉：

——剛才到滌慶那裏借了這件大衣來。

孝存沉默了一下：

——真悶死人，一點工作也沒有，閒住着真沒有意義！說時眼睛對麟生望着，又對床上的夾大衣瞥了一下。

麟生似乎有點同感，把頭髮向後抹着，臉都發紅起來，兩眼睜大，把右手捏成拳頭，向左掌心裏擊動一次，很急迫的說：

——真氣死人，你想，我們在軍中的時候是多麼樂意，雖說比現在吃苦，天天殺敵是怎樣的有趣，閒居在這裏，真急得人沒有辦法。每當聽到那裏政治有了變化的時候，真是恨不得飛了去，在那種環境裏，死了都是快樂的！

孝存的精神也被提起了：

——是的喲，我們做革命工作的人，不怕死，

不怕凍，也不怕餓，怕的就是把我們困在這裏，不給我們工作做，也不讓我們做大破壞的狂風暴雨的事業，這樣，真不如坐在監獄裏有趣！他一面說，一面把眼睛釘着那件夾大衣，身上微微的顫動，臉色由蒼黃變成紅暈。

麟生似乎興奮起來了，把眼睛對房裏的四週看了一轉，站起身在室內來往的走動，低着頭吹着唿哨，大衣的鈕子沒有扣，兩隻手插在褲袋裏；孝存這時也站起身，坐到床上去，順手在棹上帶了兩張電影說明書在看着，那件夾大衣一半被坐在他的身子下面。

室內沉默了些時，祇有輕微的唿哨的聲音。

——你這幾天怎樣過的？孝存把兩張電影說明書看完了，抬起頭來問麟生。

他停住了唿哨，把頭擺動了一回，露出微微的笑意：

——無聊得很，天天看電影。

他說完了又走動起來，唿哨的聲音依然很嘹

虎的從他的嘴裏流出。

孝存望了他一眼，也微微的笑着：

——你真寫意，我弄得這兩天連飯都沒有得吃。

——寫意？真是無聊呢。衣服早已當完了，再不看電影，我真是裏活活的悶死；自己沒有機會去革命，祇好看電影上的革命！（這兩句話說得很低，彷彿是向自己說的。）你就一天到晚都不享樂嗎？這種安全的日子我真過得怕了。

孝存聽到這裏，已經把一張說明書摺成一隻小鷹抓在手裏玩，眼睛望着小鷹說着：

——我也無聊得很，白天裏總是在家睡覺，夜裏就四處亂跑。這兩天沒有錢，也沒有衣服可當，真是苦死人。此地的政治一天不變化，老實說罷，我總是一天不高興。

麟生沒有答話，還是在室內轉動，又跑到棹上把東西整理了一次，忽然蹲下地去，不知在舊報紙裏找尋什麼。

過去些時，孝存又向床上夾大衣看了一眼，然後對着麟生的背面說：

阿麟，我來和你商議一件事。

麟生站起身子，轉了過來望着他：

——什麼事？

——我冷得很，打算問你借夾大衣。

麟生有點驚愕的神氣。

——真沒有辦法想，轉眼就要下雪了，你不穿罷？說時，他臉上的神色有點昏闇。

麟生遲疑了一下：

——穿是不穿的，不過——

——不過怎樣？孝存緊接着。

麟生兩眼望着地板，立住了，右足尖在地板上輕點着：

——不過——好！孝存，你拿去穿罷，我一時不要。

麟生說完了這句話，很慢的，若有所思的，走到孝存的身邊，拿起來大衣，抖散了遞給孝存，孝

存站起身來穿上了。他彷彿暖和了許多，露出快意的笑。他又坐了下去，看着麟生默默無言，似乎有些赧赧然，自言自語的說：

——真是沒有辦法！他擺着頭，大衣鈕也不扣，把兩隻手依舊送到褲袋裏去，紙鷹是早已轉到麟生的手裏了。

同居的房客已經吃過晚飯，廚房裏已經發出洗滌碗碟的聲音，孝存走了已有半點鐘，這時祇有麟生一個人在房裏來往走動。有的時候，他把僅有的一只藤箱開開看看，裏面什麼都沒有，有的時候，他又把床上枕頭掀了起來，底下祇有一個空的皮篋，他急得在房裏團團轉動，神色很不安定。

正在這時，房門被推開了，走進來一個穿着黑綢棉袍的青年，進門以後，看見麟生那樣的不安狀態，問他道：

——你怎麼？

麟生站住了：

——老李，真糟糕！

——爲的什麼？

——沒有錢吃晚飯。

老李有些奇怪似的，把門關了，靠在上面，用手在身後轉着門上的磁鈕：

——你昨天不是說把老王的夾大衣當了麼？

麟生沒有作聲，祇把頭擺動了一下。

——好，我請你吃飯去。

——你有錢麼？麟生快活起來了。

——多着呢！老李說時用手拍着棉袍的左面，果然裏面有洋錢的聲音。

——你有錢了，你應該請我吃西餐，麟生跳了起來。

——可以麼。老李的語氣很豪爽。

於是，麟生從木釘上把鴨嘴帽取了下來，放在右手上轉動了幾個圓週，又對房裏四方看了一回，把電燈捻滅了。

——走！老李很精神的催着麟生。

兩個人很快活的把門鎖了，走了出去。當他們

走到鬧市上的時候，麟生對老李上下打量了一番，突然的問他道：

——老李，你的錢那裏來的？

——你不要管。

——不，我要問一問。

——我把大衣脫下當了。

老李說的聲音很帶滑稽的意思，兩個人便不約而同的大笑起來。

一九二八，二，三夜四時

第 二 篇

——還是讀詩罷！

英賓的文思這時亂極了，便放下筆，正寫的一篇論文的筆，對着書棹右角的腰形小面鏡把他的苦悶的面像照了一回，突然的叫了起來，接着他便學着腐儒的聲調高聲讀着隨手展開的黃仲則的詩：

——『……寒甚更無修竹倚，愁多思買白楊

裁，家都在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側身入海歎棲遲，浪打文章撞色絲——』

他正要繼續的讀出下句『倦客馬卿誰買賦』的時候，睡在書棹對面木床上滿臉鬍鬚的仲獲的被子展動了一下，毛茸茸的頭比卽伸將出來。

英賓把頭轉向窗外，看了看漫天飛着的潔白的如在跳舞的雪花，然後又轉過來向着仲獲望了一眼：

——不冷？雪花早已飛進窗裏來了！

他說完這句話，又回頭讀他的詩：

——『倦客馬卿誰買賦？諸生何武漫稱詩。』
…… 侗生，你究竟什麼事？

侗生也是他的一個同居者，是他們當中最會寫詩被他們稱爲「我們的詩人」的青年，當他繼續讀到最後一句的時候，他從放在這個房間橫頭的床的裏面轉過身來，喊了一聲「老英」，於是他硬把最後一句話用着詩的腔調讀着來反問侗生。

侗生正要答話，仲獲已經翻轉身，兩肘伏在枕

上；頭舉起像一隻龜，從木床的隔縫裏看着側睡的
個生說話了：

——個生，今天冷得很，我不想起來了，你呢？

個生的頭正頂着仲弢對面的牆，他把頭鉤了
起來。

——我就要起來，書局的稿費不緊催是永遠
要不着的。你也該起來了，不起兩篇文去買真沒有
辦法了。

——『畏寒偏欲衝寒來，我輩謀生不如雁。』

英賓用眼睛向他們兩個巡視了一回，隨嘴的
唱出這兩句詩來，然後便從香烟篋裏取出一枝烟，
嗤的一聲燃上了火，白烟從他的嘴裏慢慢的流出，
彷彿一條游龍陸續的游到窗外，和雪花們在一起
打混去了。

五分鐘後，個生果然起來了，站在仲弢的床前
嗽着口，英賓在默默的把青烟吹送到雪花陣裏去，
仲弢在讀着 Gogol 的 A may night，三個人都不
會說什麼，祇街外的電車聲，汽車聲，陸陸續續的

在他們的耳邊震動着。

忽然，仲弢把書反扔到枕旁，向掛在對門牆上的呢夾大衣投去一眼：

——侷生，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侷生把沒在嘴裏的牙刷的前五分之三抽將出來，轉過身反問仲弢，嘴的四周全是些白粉，兩眼角還有眼屎，地板上一面盆水正冒着熱氣，偶而又落進幾點從窗外飛來的雪花。

——還有什麼？你的呢夾大衣。

——不行。

侷生的態度很堅決。

——又是說窮了！

英賓擲去了臉餘的煙頭，憤慨了這麼一句，重覆讀起他最歡喜的仲則的詩句：

——『似此星晨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纏綿思盡抽殘繭，宛轉心傷剝後蕉，三五年時三五目，可憐杯酒不曾消。』

他們都沒有理他，祇投了他一眼。

仲強又哀求個生：

——我的哥哥，今天真沒有錢用了，你現在又不穿。

個生的態度仍然很堅決：

——不要當。

但是他的語氣比以前和平多了。

又沈默了兩分鐘，個生已經在洗臉了，仲強也把上身從被筒裏拖將出來，披着絮袍坐在枕上，被的另一頭用繩紮了，人被的台形如街上賣的麵捏的螺螄精。

他還是繼續的哀求個生：

——我的哥哥，答應我罷，今天真沒有錢看電影了，而且今天還要寫信到玉省去探問愛人的消息，非發快信不克，又要發幾封，不知道她活着不，聽說這次玉省殺了很多的我們的女同志呢。

英賓突然的把他的詩聲停止：

——仲強，我關你，前次我們在S地方失散時

時候，你不是說她已經倒戈了嗎？

——是的。不過我們交情總歸是很厚，我總是很紀念她的。她這一次要犧牲了真是令人傷心！

個生正把手巾從面盆裏紮乾了拿起來揩着剛洗過的臉，聽到這話，手巾竟隨着右手落了下來：

——傷心！假使我們那次失敗時，你逃不出來而被捕被犧牲，我就不相信她能像你這樣的癡呆。

仲發並不答他這個問題：

——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我的哥哥，……

——哥哥也不行，昨天纔把呢大衣當了呢。

——我的哥哥，你借給我，我幾天就想法子替你贖，好哥哥，好哥哥……

——真討厭！

英賓叫了一下，又唱起來了：

——『畏寒偏欲衝寒來，我輩謀生不如雁。』

他又唱了這兩句，燃上一枝烟，站起身跑向窗前，把一縷縷的白烟向外吐，兩腳向樓板上點着，兩手放在褲子的袋裏，鄰近左腳的皮鞋跟的襪子

的一部分露出一塊半月形的貧血色的肉，絮袍的後面下襟有許多已經乾了的泥點。

他在那裏吹了半天青烟，看見仲強又在那裏「哥哥」「哥哥」的叫着，他轉過身子，靠着窗欄，偏着頭看着他們在那裏爭吵。

個生已經有些讓步了，不過還是不肯承認。

他說：

——我不是不肯，我也沒有錢用啦，我前幾天當朋友的夾衣，昨天當呢大衣你也不是不知道的。這大衣是要過幾天當了給我們的飯錢啦，不然，又要受包飯作的氣，那時在軍中——唉，不談了，我們的世界總歸要來到的。

仲強有點不耐煩：

——我的哥哥，別的話不說，你還是借給我當了罷？我今天晚上準開夜車把我那篇小說寫起來去賣，飯錢候這批稿費來了再付。

個生又有些動搖了：

——我真沒有你的辦法。

葉賓也說起話來：

——仲發，個生，你們聽。

於是他們把談話中止了。

——『相逢素友皆愁絕，日暮天寒不奈何。』

仲發首先跳了起來：

——對喲，這是我們今日的寫照喲。

他的衣服是早已穿好了，走到棹前用眼睛換
主了香煙的放置的地方，拿了一枝向兩唇之間一
送，夾住了。他伸手把葉賓的殘餘的煙頭取了過來
接了煙吻，拚命的抽了深長的一口，然後把煙頭退
回，把嘴上的煙用右手又取了下來：

——好！『相逢素友皆愁絕，日暮天寒不奈
何！』好！好！吃一口煙！

他於是又深深的抽了一口煙，接着兩個鼻孔
裏便伸出兩條白線。

他轉向個生：

——我的哥哥，就這樣說好罷？

個生漱洗完了，也已在吸着煙，沈吟了許久，

兩隻眼睛很遲鈍似的轉向他：

——我真沒有辦法，你拿去罷。

——謝謝你，我的哥哥。

仲強向着麟僂深深的一個揖。

三個人一齊大笑起來。

麟僂說：

——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仲強剪斷他的話：

——我的哥哥，你講，我沒有不承認的。

——要分一半給我。

仲強有點失望了，走近粉牆，把夾大衣翻了幾

回：

——我的哥哥，這可以當多少錢？

麟僂很有經驗似的：

——十五六錢洋。

——那可以！那可以！

仲強說這話時，自己毫不遲疑。

這個時候，英賓又已讀了幾首仲則的詩，典衣

行的煞段剛從嘴裏流出：

——『 …老僕爲我言，風雨無歸期。眼前有新釀，何如典征衣？我聞此言神色豫，舟子持衣出林去。千村雪擁犬不鳴，典衣典衣竟何處？』

他聽得他們的事情已經談好了，也就對那夾大衣投上留戀的一眼，正想開口說說什麼話，鱗僮却先在說了：

——這樣，這大衣當十五元，你給我五元好了。

仲發說着便去洗臉，又把眼睛向大衣上滾了一次，鱗僮也默默的湊上一眼。

這時，英賓說語了：

——不行！有錢大家用。你們要分三分之一給我。

仲發叫了起來：

——那麼，我沒有了，我不幹！

話說的不清晰，因爲一口青烟正和話一同從他嘴裏流出的原故。

於是英賓比即讓步：

——好，我分兩塊錢可不可以？

——這可以，兩塊錢，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仲強又慍慍起來了。

一切的糾紛都解決了，室內比即沈默起來。仲強在洗着臉，鱗鱗默默無言不知在想什麼，英賓把一部兩當軒集翻來覆去的找，不知道在找那一首詩，雪花還是在空間裏繼續飛舞。

門鈕動了一下。

仲強從外面走了進來，鴨嘴帽的前簷拉到眼睛的地位，偏身偏帽都堆積了些雪花，頸子縮在絮袍領裏；他沒有手套，兩隻手向袖筒裏縮了一半，其餘一半露在外面，和嘴唇兩頰都成了紫色；身軀微微的屈着，皮鞋的尖部被雪潤濕了；挾出去的夾大衣依然挾在他的腋下。

他默默無言的走了進來。

——怎麼不當？

麟生首先這樣的問。

——怎麼又挾回來了？

莫賓也問他一句。

他什麼話都不說，在離開自己的床約摸二尺遠的時候，用右手從左腋下把大衣取出，向床鋪上一丟。

——當！當什麼！四隻洋！就是均分，一個人一隻洋零三角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三！

他臉上堆滿了不高興的顏色，走到棹前，又吸上一枝烟。

麟生也有些愕然，但他也是什麼都不說，走到棹前也吸上一枝烟。

祇莫賓一面吸着剛纔沒有吸完的殘餘的烟。一面翻着仲則的東阿項羽墓一詩讀着：

——『兩地招魂不見君，卻從此處弔孤墳。美人駿馬應同恨，多少英雄末路人！』

下等動物

在威松和羅庸蹣手蹣腳的離開了詩人康傑住的亭子間以後，不到半個時辰，康傑仍舊的背着他鎮日放在口裏的「政治苦悶」和「性的苦悶」兩個口號，如在前敵負傷的戰士，很頹喪很遲緩的蹣跚踉蹌的跑了回來。

當他的萎靡不振的陰影投到後門上，便被二房東家裏的一個親戚看見了。他不知是具着怎麼樣的歡喜，把一雙灰闇譏刺的眼睛眯了一下，笑嘻嘻的祝賀詩人道：

康生，剛纔有一個女人，你這詩真漂亮啦！

說時，右手掌迎面向康傑，左肩上一拍，康傑承應着他腕力，微微前後震動了一回。接着左手也搭在康傑的右肩上。

——真的麼？我靠不住。

康傑，些不相信，又有些恍惚。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有一個女人會單獨的跑到他這裏來的。他真有些受寵若驚。忽然，如被電觸，怔住了。可是這不會是騙局。他受了彈簧彈動了似的，突然的推開那僕人，三脚兩步的很快的跑向三樓去。他沒有把話聽清楚，他以為漂亮的女人還在守候着他。

——有希望！下等動物總還有愛我的。

他彷彿一個戀愛的勝利者，在腦裏浮起了這樣的念頭，衝上了樓，很輕快有力的推開房門。頭先伸將進去，展動成一個半圓周的形式；田螺似的兩眼幾乎突出眶來。空空空空，房裏連人影子都沒有，他失望了，陰慘的影子又罩上了他的心。剛纔

那神力般的興奮，在一秒鐘內完全的逝去了，他想哭。

——是真的！

他看見了，在棹邊旁的地下，落着一幅粉紅的手帕。神秘的念頭襲進了他的腦。他確信，從這遺失的手帕確信他所日夜夢想的若芬是來過了。跨到門裏，順手一帶，砰的一聲，門關了。他急急的拾起手帕，放到鼻尖上嗅着，雙眼露着快意的笑。

——是真的！

無意中他發現了棹上還放着若芬的一張留條，他又堅決了一回自己的信念。他彷彿是神遊華虛幻境，彎下腰，兩眼射到棹上的留條，右手却沒有移動，粉紅手帕還是連着可以煽動的鼻子。

——是真的！

他第三次堅決他的信念。他深悔為什麼不早點回來。為什麼要留在朋友那裏發沒有女人的牢騷。最後更怨到公共汽車為什麼要候到二十分鐘，為什麼公共汽車不走直線路要灣許多地方。他有

些後悔，一個大好的時機走失了。不然，特別快，在最近期間，或許可以促其實現的。他這時有無數無數的悔不該。

他是好久得不着女人，他所謂的下等動物的憐愛與溫存；這時實在有點神志不清了，當他克服了自己的右手，丟下粉紅手帕，拿起那張留條，他的手有些顫抖，不是恐懼，是歡喜過分。他的鎮定的兩眼很銳利的投了上去——

康傑先生：

看威松先生，他不在家，來看你，又不在。跑這麼多的路，看朋友都看不到，康傑先生，真有些氣人喲！候你又候不着，怎麼好呢？真是，唉，真是叫我失望又失望啊！你不是說請我吃東西麼？究竟那一天呢？愈快愈好，我是很希望快快的和你談談的。康傑先生，你不致笑我吧，我是在怎樣的希望和你見面喲！

.....

若芬留上五點一刻

我來找你，請不要告知威松先生，他知道是有許多不方便的。

若芬又及

他的神志更不清了。信紙在他手上簌簌的打起響來。一切在他的目前旋轉。他勉強的鎮定自己。又覺得是一個夢，怎麼會有這樣的女子愛我呢，一個天仙似的活潑的女郎。再一轉念，又覺得是可能的，自己的面貌雖然被許多女子認為不漂亮，但是詩究竟是能深深的感動人的。人間不會沒有愛才的女子。這並不是一個夢境，若芬女士，三天前還在威松那裏會到的。

——是真的！

他想到古詩「書中有女顏如玉」來。他的信念於是更堅決。把留條看了又看。字實在清秀，和她的人一樣的清秀。文字也很活潑，假使成功，真是一個有力的書記，大可以傲傲友朋，對常常挾着愛人向他示威的朋友們報復一下。而且，她那，像

美女畫一樣的驚艷的身軀，她那鐵一般的革命意志與鬥爭經驗，她的青春，無往不值得詩人陶醉。

像這樣的女子纔配做詩人的老婆，詩人的模特兒，纔可以避免下等動物的卑劣的稱呼！

最後，他眉飛色舞的在亭子間裏，獨自的叫將起來。又把手帕嗅着。彷彿得着一種最值得矜持的戰鬥的勝利品。想到現在是不僅有酒，也有女人了。以前痛罵在公園裏一對一對的走動的狗男女，現在也覺得是應當的，是值得原諒的了。他幻想自己扶着若芬的膀臂在低語着逛着月下的公園。

——我並不醜。好，進攻，進攻！機會不能放過！薄命的詩人終竟是值得人愛憐的，愛憐的呵！

平日被一切女子拒絕，無可如何，祇得實行自我戀的詩人康傑，這時又向壁間掛的一面小圓鏡看了一回，堅決了自己的意志，堅決了最後的振作。

他燃上了一枝烟。信和手帕放在棹上，他坐下望着，時涉避想。在濃濃的白烟裏，把過去的鳳仇

一齊引起。他在幻想中扶着若芬向以前拒絕他的愛的女子們竊笑，她們着實是沒有若芬的美麗。他想到許多在進攻若芬的男子，從此都要失望，祇有我詩人能得着最後的勝利。薄命詩人就可以不薄命了。他想到蜜月以及此後「甜蜜的戀愛生活，他把棹子一拍，甩下剩餘的烟頭，大叫起來：

——好的！再抽一枝烟！

他又燃上了一枝烟，深深的吸了一口。他真想不到會有今天這麼一回事。又來了一個念頭，她究竟是有意於我沒有呢？把留條又看了幾遍。裏面的措辭很明顯，他從沒有看過這樣跳動的女子的手書，這是很有意義的，這一次決定可以成功。而且她又說不要給威松知道，威松曾經教過她的書，若祇是友誼的探訪，為什麼不要給他知道呢？他是研究心理的，他認識這是女子在戀愛時代常有的避諱，她是有意義的。她來向他進攻。時機來到以後，千萬不能錯過。他把粉紅手帕又握到左手掌心裏，緊緊的緊緊的捏着，又涉遐想。突然，又大叫起

來：

——好的！進攻！戀愛成功萬歲！

突然，一轉身，他彷彿看見若芬躺在他的床上，適可的身材，輕盈的淺笑，肥瘦適中的軀體，淺黃的衣裳，一雙向他招引的眼睛，他癡狂了似的，兩眼帶着紅暈，猛然的，猛然的向着她的身上撲去，他想起阿志巴綏夫筆下的那青年房中的理莎了。

——好的！進攻！戀愛成功萬歲！

烟早已落在地上了，在鼻鼻的吐着細烟；他恰如一個瘋狂的活屍，撲在空虛的床上，一動也不曾一動。

電燈來火的時候。威松羅庸正走向康傑的住宅，兩個人一路大笑着，正遇到康傑迎面來了，他們比卽莊嚴起來。他們也都是青年。康傑看見了他們，樂得帶跳帶走。他停止在他們的面前，堵住了他們的走動，臉上表現出異常的歡悅：

——威松，我告訴你，有一件奇事噢！

——詩人，又有什麼事。

他們彷彿強制的說了這一句。兩人彼此互看了一眼。康傑的精神特別的愉快；沒有每日的焦愁。他笑得合不攏嘴：

——但是，你不要說，威松，她招呼不要告訴你呢？哈，這件事真奇怪。

他把放在袋裏的右手拖將出來，手裏指着一張信紙。兩人接過來看了一眼，先向康傑的臉上看了一回，然後大笑：

——詩人，好的，運氣來了。

——不要鬧笑話。

——誰鬧笑話，這不是事實麼？

——沒有的，你們不要多疑。

——不是，對你確實有好感。

——不會的，不會的。

三個人的對話都沒有誠意。威松羅庸對於這件事並沒有得着特別的激刺，康傑祇是一味的優笑，突出的嘴張得像一個血盆，青筋突起了。他一

面否認若芬對他有意，一面却又把粉紅手巾從衣袋裏拿出，捏着一個角尖，向他們一揚。

——還有呢？

比郎又收到袋裏去。他們看到手巾，也歡笑起來，伸手去搶。他把手提着抗拒。三個人笑成一團。還是羅庸先開口：

——究竟詩人的運氣不錯。

——是的嘍！

他把頭一偏，又將紅粉手帕取出揚了一次。他們不約而同的失聲叫了：

——怎麼？這手帕是若芬常用的！她送給你的是不是？

他把頭左右擺動，仍是笑着：

——不管，不管。

威松激他一句：

——你真無聊，是就是的，這還怕什麼呢？也沒有誰個要害你的。

他還是笑，臉上紅暈，張大着口，把頭點了一

次：

——是的，不知道她是有意無意，這是在我的房裏地上拾起的。

他說時很表現出矜持的狀態。隱隱的笑着。他們表示不信任。羅庸先開口：

——靠不住。一定是她送你的。

——不，不。

他頭微仰着，臉上依舊紅暈，嘴依舊張得那麼大，滿面春風。於是威松又補上一句：

——真想不到你能得着若芬的愛，老康，勝利萬歲，你今天一定要請我們吃晚飯。

——好的，一定要請我們吃晚飯。

羅庸加上一句。

——不要鬧，不要鬧，沒有這麼一回事。

他始終是笑着。

羅庸把頭一偏，表示不信任：

——不是？留條從那裏來的，手帕又從那裏來的？你不應該欺騙我們。

——她爲什麼不要我給你知道呢？

他向威松說，想拉轉話頭。

——誰知道？戀愛本是秘密的事。……什麼都不管，你今晚一定要請我們。

——好的，好的，沒有這一回事，你們別要鬧。

他終於把那粉紅手帕又從衣袋裏拖了出來，放在鼻尖上去嗅。他們倆拖着他向酒樓走，格格的大笑。

* * * *

在一月菜館的樓上的右角的一張方棹旁，圍坐着三個青年，剛送上的菜蔬正冒着熱氣，他們在飲着葡萄酒，喧笑的談着，繼續的談着適間的關於康傑的戀愛事件。

威——老康，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我的高足會愛上你。

康——誰說不是？

羅——好的，痛飲一杯。

康——庸，不要鬧，我們談一談正經。

威——對的，詩人的話不錯，庸，不要鬧。（轉問康）你究竟愛不愛她呢？

康——沒有什麼。

威——還要這樣說，你這個傢伙真不是東西。

庸——老康，我們的詩人，你痛快點說罷。

康——（把手裏的捲煙拚命的抽了一口）若芬還不錯就是。

庸——你這個寶貝。你始終是小有產者的口吻。

威——太不痛快。

康——什麼痛快不痛快，我告訴你們，我愛她，我愛她。

羅——你既愛她，你當然就要進攻了。

康——（他祇是笑）

羅——還害什麼羞，人家到痛快，送上你的門了。

康——好的，我痛快就是，我要進攻她。

羅——得嘞，這樣纔不失詩人的偉大，

威——那麼，你必得請她吃一回飯了。

康——是這麼想，但是現在沒有錢。

羅——？法子。

威——你必得快想法子，不然，夜長夢多，也許將來要出窟子的。

康——（微笑的沉思）

羅——若芬委實不錯喇！

康——好弟弟，不要鬧了。

羅——戀愛是神聖的事，誰個在鬧。

威——你一定要快請她。

羅——若芬真好，我也愛她，可惜——

康——（撲癡大笑）別再鬧了。

羅——你要說我有意的在鬧，你沒有意思的話，我希望你把粉紅手帕拿出揩一回鼻涕。

康——（擺動頭部，依舊是笑）

威——別的話不說，你要進攻，你必得趕快，第一是先請她吃飯。

康——（邪遲鈍的說着）沒有錢怎麼辦呢？

——好的，後天何如？

羅——你沒有錢。

康——（精神大振）不要緊，我自然有法子，你們不管，後天請客。

威——在那裏？

康——（語調很快）還是在這裏好不好？

羅——吃什麼菜？

康——中菜。

羅——不行，若芬歡喜吃西菜。

康——（精神抖擻）西菜就西菜。

羅——（有意地湊上一句）好的，西菜就西菜。

威——西菜錢就花得多了。

康——（興奮）沒有關係，要戀愛還怕用錢嗎？

羅——（湊上一句）對喲，要戀愛還怕用錢嗎！

威——
康——
羅——

} 好的，我們痛飲一杯。

羅——我們言歸正傳。若芬那女孩子，哦，不，那被我們詩人稱做下等動物的女孩子，長得真不錯。思想也很好，工作經驗又很豐富。又活潑，又可愛，又聰敏——

康——（插入）不要鬧了。

羅——還要裝假，說得你心花怒放了，你看你笑得嘴都攏不起來呢。

威——若芬確實不錯。誰個和她結婚真是幸福，她真活潑。

羅——別要笑了。把粉紅手帕拿出來揩揩鼻涕罷。

康——（乞憐 庸，別要鬧謔。

威——你不能否認事實。

康——我並不否認。

羅——痛快！戀愛成功萬歲！

威——

康——

羅——

} 我們大家再痛飲一杯。

威—— } (飲酒以後)戀愛成功萬歲!
 羅—— }

* * * *

這一天晚上，康傑特別的沒有關燈睡覺。他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精神異常的緊張。閉起眼來，就看見若芬的芳容，這麼活潑，又這麼可愛。他睜開眼來，却又感到一種和往日一樣的空虛。除孤另另的自己而外，沒有一個對語的人。人生缺少了戀愛，正和人沒有影子一樣的可怕。然而女人是下等動物，他們不了解詩人的偉大，聽完他一往淒涼孤寂。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能遇着這麼一個同情於他的若芬。士為知己者死，他真個要為她頂禮膜拜了。她變成他的永久的女神。女人似乎並不完全是下等動物。他想到過去的淒涼，他又忍不住要午夜痛哭一場，可是一轉念之間，覺着未來祇有光明，祇有歡欣，祇有甜蜜蜜的生活，悲哀却又很自然的壓抑了下去。

他想到他對於若芬，愛慕已不知多少時候了，

想不到到這時纔能如願。若芬早已成了他心目中的女神。本來就很可愛，而況她還是一個很好的同志，隻身萬里的和恐怖環境抗鬥的英雄呢？他竟能得到若芬的愛，他是多麼的榮幸，又是出乎意料之外呢？他又想到他爲若芬用心之苦。他爲若芬實在是很用心的。當若芬來到他的亭子間的時候，說了一聲詩人的房間太髒，他從那一天起每天都要打掃了。他是誠惶誠恐的接受她暗示的命令。一次她又來到他家，她說詩人的房間裏太單調，於是他第二天就跑遍了全城，並請了朋友幫忙選擇，買了許多畫來張貼在四壁上。他聽說若芬歡喜雕刻，他比卽去買了一坐放在書架上，可惜不到夜晚，便被朋友撞碎了，這惹得他整整的痛哭了一夜。因爲詩人沒有錢，這些都是借貸來的。詩人之於若芬，可說是無往而不用心。祇要是出諸若芬之口的。他都視爲玉旨繪音，沒有不做到，或改正的。但這些用心的地方現在是收効了。愛已經被施與了，他想到這裏，尤其不想睡了，睡着眼睛在亭子間的所有的空

間裏打迴旋。

詩人深思遠慮，他想到愛已經是被施與來了，以後又將怎樣的進攻法呢？人都說，戀愛要用政治手腕，這樣的手腕又是怎樣的手腕呢？後天請她吃飯，吃飯以後怎樣呢？就可以說明同住的要求麼？第一步應該怎樣呢？第二第三以後的步驟又該怎樣呢？真是問題，他越想越沒有辦法。採取直接手段，實行暴動，這又怎樣下手呢？她是有意思了。請她看電影，上菜館，小旅行，還有，逛公園，開旅館，實行暴動，先把性慾問題解決再說。他的思慮凌亂極了。這一切究竟怎麼辦呢？該怎樣實行呢？就是有勇氣實行，萬一她拒絕了又怎麼好呢？不會的。或許是不會的，因為她是向他表示的。不會的，不會的。不過女子究竟是下等動物，也許她和別的女人一樣的不可靠，專門拿男子開心的。總不至於罷，她和他是同志。她一定不會拒絕他。

他想到後來，眉飛色舞，精神更健旺了，連褲子好像都在跳舞。他的希望是充塞了天地似的。他

自己覺着是一個幸福的人了。他覺得許多的朋友不如他，許多的女人不如她。他快樂，他滿足，他歡欣。他想現在固然是依舊的枯寂，但是在三天之後，一星期之後，一月以後……遠的不要說，後天吃飯時該和她談些什麼話呢？怎樣的話纔算得體呢？應該點些什麼菜呢？吃完飯以後得做什麼呢？呵呵，他的思潮紛亂極了，他的心太不安定了，他的理想在茫茫的長夜中全部的湧起而滿足了，他茫無頭緒的想了一個通宵，到第二天早晨六點，就爬了起來，跑到外面向朋友們設法借貸去，他的心緒是這樣的紛繁而複雜。他自己壓抑不住，把粉紅手帕取出吻了又吻，把留條取出看了又看……

明天，上午十一點鐘。威松羅庸和一個朋友叫做林雄的正在竊竊私語，相互大笑的時候，康傑勝利歸來似的特來拜訪他們。臉上所表現的喜悅，比先一天更有趣了。

——你們在說什麼？

他微笑又有些害羞似的望望他們，這樣的說着。林雄比即接了上去：

——你爲什麼今天這樣的快活？

——沒有什麼。

——不要瞞了，我已經知道了。

——是真的，沒有什麼事。

——我勸你不要糊塗了。

林雄很鄭重的說。

——我怎麼糊塗？

——事情不要看得太真了。

——實在是沒有這麼一回事。

——是的，本來是沒有這麼一回事，你不要在這裏做夢。

——做夢？我沒有做夢。

康傑有點不高興。

威松和羅庸在竊竊的笑。

林雄緊接着：

——不是做夢？手帕情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哦！你說這個麼？真是笑話了，是我昨天騙他們的。手帕是我自己四毛錢買的，信是我請一個朋友寫的。

——手帕是二毛錢，恐怕不是你買的。

康傑有點惱怒：

——怎麼？我自己做事還會做錯麼？四毛錢還會說做二毛麼？

林雄也有些不高興：

——哼，我希望你是自己買的。

這時威松和羅庸帶着做作的痕跡跳將起來，向着康傑詰問。他們臉上充滿了笑容：

——哦，還是你自己幹的把戲啊！

——是的，怎麼不是我自己幹的把戲呢！

——真糟糕，我們還以為是真的呢？

——你們真是些傻瓜，這樣的容易受騙，我不揭開，你們恐怕永遠也不會曉得的。哈，哈，哈！

於是大家全都笑將起來。

羅庸說：

——你怎麼想起來的？

——自然囉！拿你們開開心。

——哎呀！我們上了你的當了。

威松接上一句。

——你們真呆笨！

——誰說不是？

羅庸接上說。

林雄撲癡大笑：

——究竟不知是誰在發癡！

康傑更惱怒：

——你今天說這些冷語究竟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意思，你總有會知道的時候。

——你說——

羅庸威松不候他的話說完，拉了他就走，他也不拒抗。林雄兩眼看着地，在冷笑着。羅庸威松在臨行時向林雄揆了一個鬼臉，有些怨他似的。

走出弄口。康傑一面摩撫着衣袋裏的粉紅手帕，同時表現着充分的憤怒。他很高興的向他們

說：

——今天林雄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誰知道？

他們共同答。

——我看他是很不對的。

——何以呢？

——他是在吃醋。

——這話怎麼說？

——很顯然的。他戀愛就不是做夢。他戀愛就是正當的。我們就不應該戀愛，天下的女人都應該讓給他一個人。

——這話倒也不見得。

——不見得？他實在是和我吃醋。太豈有此理
喇。

——不，他是怕你發神經病，怕你失戀，決不會怕你戀愛的，他也不是沒有愛人。醋於何有？

——你們不知道。

——好，不談這些罷，我們還是進行我們的事

吧。

好的，下午我要到東城去一去。

——什麼？

到東城把我的西服贖出來，送去燙一燙，明天好穿。

——哈！哈！哈！你有錢麼？

——有了，借了十五塊，明天准請若芬。

——請不請我們做陪客？

——准定的。但是林雄我不請。

——哈！哈！哈！

——不要笑，我一定不請他。

——好的，不請林雄，我贊成。這個傢伙是不對，阻止人家的戀愛進行。

羅庸笑接着。

——……

——若芬女士請不請，這一個下等動物。

康傑痛打他一記：

——你這個寶貝！

——我就是寶貝。詩人，把粉紅手帕借給我揩一回鼻涕。

大家笑了一回，便散開了。康傑一個人匆匆的向東城去，威松羅庸望他的後影到不見的時候，纔回過頭來，相互的不知爲着什麼事大笑起來。

(幻想曲第一種)

——山鷄的味道是很好。
——謝謝你的盛意。
——沒有事可以在這裏小吃小吃。
——謝謝你的盛意。
——假使覺得可口的話，可以招呼再添一客。
——謝謝你的盛意。

(幻想曲第二種)

——信是昨天收到的？
——是的，昨晚纔收到。
——我怕你不會來了。
——怎麼會不來的呢？你還是一個人住在這

裏麼？

- 是的，孤寂的很。
- 比以前乾淨多了，哈哈。
- 明天能不能來？
- 我想是可以的。
- 那麼，我就不等了。

(幻想曲第三種)

- 我等得急死了。
- 我也是呢。
- 現在到那裏去？
- 我不曉得。
- 我們先去吃飯，然後看九點一刻的電影。

好嗎？

- 好是好的，不過時間太暗了吧。
- 沒有什麼關係。

(幻想曲第四種)

- 你送我回去罷。
- 我想這個時候回去也是敲不開門了。

——不要緊的。

——我看還是不回去的好。

——.....

——我們開房間去罷？

——我想回去。

——不要回去了，可以罷？

——.....

——好的，那麼我們向東邊走。

（幻燈曲第五種）

——在一個大旅館的房間裏——

——你願意接受我的愛麼？

——.....

——我真愛你，你當然知道。

——.....

——第一因為你是革命的。

——.....

——第二因為你是活潑的。

——.....

——你怎麼不說話呢？今天怎麼？

——……

——不要害羞了，妹妹，睡罷。

* * * *

是在夜晚的時候，康傑一個人正在亭子間裏抽着捲烟，過着幻想的生活，一幕一幕的演來，自己覺着逸趣橫生，把捲烟抽得更加利害。但偶然想到林雄，却又不免有些憤恨。可是一轉念，覺得若芬是愛他了，林雄究有什麼辦法呢？成功之後，非向他示威不可。想到示威，他的精神是更加愉快了。便因這聯想，又想到這時的若芬，這時若芬的情狀，以及對他的相思。他渴望極了，恨不得即刻就是明天。他想若芬明天一定會來，若芬愛他，從許多事件上能證實。若芬以後是爲他所有了，他不能再喊她爲下等動物，因爲她的原故也不能再喊其他的女子爲下等動物了，她們也和男子一樣的是人類。女性也是人類史上的光榮的記錄。女子是美麗，溫柔，忠實，革命。……尤其是若芬。

幻想的塔，終於坍倒下來。便在這時羅庸威松兩個人的影子投到了亭子間裏。他們仍然是快樂的，却有些遲疑的神情。康傑的幻愁曲這時還沒有演完，精神似乎很散漫。他們坐下了。大家都是默然。各人燃起烟捲在抽。還是康傑感到沉默的不耐煩：

——明天你們一定要到的。

他們也就開口了：

——到當然是可以，喜酒豈有不吃之理？

——我告訴你們喲，以後不要開玩笑了，尤其是明天，不然就要糟了。候我們成功了再搗亂，好不好？

——還要說呢！早已成功了。

康傑微笑擺頭：

——不，沒有的事，信是我寫得玩的。

——這個傢伙真不痛快。事實明明的放在這裏，還要否認。嘴裏口口聲聲說“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心裏却在打算着“進攻”，“進攻”，這究竟有

有什麼意思呢？你真不坦白。

——我為什麼不坦白？我並沒有否認說我不愛她。

——那麼好了，事情已經明白了。

停了些時。羅庸突然的向着康傑：

——老康，詩人，我們是來向你告罪的。

他有些奇怪：

——你們對我有什麼罪可告呢？

——不，你錯怪了林雄了。

威松插上一句。

——我怎麼錯怪了林雄呢？那個傢伙太可惡。明天我一定不請他，不請他的。什麼叫做‘在做夢’呢？事實具在，我是做夢麼？

——確實的，你是在做夢。

——怎麼？你們也是和他一夥的麼？

——一夥却不是一夥，不過他曉得這是我們鬧的把戲！

——什麼把戲！

——康，告訴你罷，我們不再騙你了。信和手帕都是我們鬧的把戲，若芬並沒有來。

——怎麼？——

——我們實在對不起，把你弄得兩天心神不甯。

——怎麼？——

——實在對不起你。

——怎麼？——

他不能再說什麼了。兩眼定了神，呆呆的望着他們。地彷彿在旋轉。眼前好像有幾十個若芬在對他譁笑。周圍的色調完全變了。室內的人都是些魔物。他怔住了。舉起右手拉着自己的頭髮，兩眼突出了。猛然的頭向下一低，眼淚滾了出來。漸漸的坐立不住。地下全是些裸體的下等動物躺在那裏。若芬也是這些下等動物中的一個。他神經狂了，把頭髮一鬆，捏起緊緊的兩拳，向着若芬痛打了去。他把身子撲到左牆上的一幅美女畫上。他的腦裏，眼裏，劃着無數無數的下等動物的影子。有的用肉

向他招引，有的用一雙媚眼，有的對他手裏的金銀諂笑，有的把他放在掌上玩笑。詩人，唉，詩人，寫得這一手好詩，到如今連一個女人都得不着，都不得着。他瘋狂了，他把那張美女畫撕下，他把他拉成碎粉。“下等動物”，“下等動物”，“下等動物”，他終於在這種印象下撲到地上去了。羅庸威松把他扶到床上睡了，也忍不住的流下淚來。

* * * *

五天之後，詩人康傑完全清醒了。他又遇着威松和羅庸：

——你們究竟爲什麼開我那樣的心呢？

他們先是笑着。

——一個詩人連一個愛人都得不着，這個詩人做得真沒有意思。你們還忍心這樣的玩弄我麼？

——不是的。我們是對你舉行一回測驗罷了。

——測驗？測驗什麼？

他有些驚奇了。

——考察一回你的戀愛觀。

——我的戀愛觀怎樣呢？

羅庸說：

——讓我來做個結論：你的戀愛心理完全是富兒們的。你的戀愛手術及行動，也都是富兒們的。你所採用的變得愛人的方法也都是富兒階級的。你所有的戀愛哲學全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低限度也是破產的小有產者的戀愛觀。你的戀愛行動是脫不了經濟的背景的。

康傑有些不願意：

——難道這經過全沒有無產者的戀愛形態麼？

——老實告訴你，你的戀愛觀與無產者的戀愛觀，相差不止幾千萬萬里哩！

威松緊接着他的話。

——然則，怎樣纔算純真的無產者的戀愛觀呢？

康傑在最後向他們提出這個問題。

敬愛的讀者們，什麼纔是純真的無產者的戀愛觀呢？什麼纔是純真的無產者的戀愛觀呢？什麼纔是純無產者的戀愛觀呢！……

一九二八，五，二一夜四時

那個委員

那個委員這時正靠在一個腰圓形的沙發的靠背上，一切待辦的文件全部的被擱置下來了，他這時正和站在寫字檯的橫頭的一個婦女部的職員在談着天。

——這件事婦協打算怎麼辦呢？

——她們對於這件事非常的躊躇啦！別的事還可以勉強，愛情怎麼能勉強得來呢？

——究竟這件事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據說沒有別的原因，事實還是和上一回

所說的一般單純。他愛她，她也愛他，兩個人一同進政治部，一同隨着軍隊來到此地。現在她和一個營長相戀了，不愛他了。

——她不愛，當然就完啦！

——誰說不是？我們真沒有看見這樣的談愛的呆子。

——叫婦協負責人可以勸勸他。

——算了罷。話不知已經講了多少。他總是不聽。每天跑到婦協來發口頭宣言，說婦協不替他解決這個問題，他就要自殺，就要不革命了。

——那麼，這位女同志可以去勸勸麼？

——她們也去過好幾次，她的態度很堅決，說要愛的時候當然相愛，不愛的時候當然離開，沒有挽回的餘地了。

——那麼，這件事豈不糟了嗎？

——誰說不是。不過又沒有辦法，兩個人都是軍政治部的，誰也不能得罪。現在，她們每天準備一個人去應付他，此外沒有辦法了。

——真是有趣！

於是，兩個人的談話告了一個段落，彼此沈默了些時。那個委員的一雙笑眯眯的眼睛仍舊盯在這婦女部的職員的葫蘆形的忠實的面龐上，拚命的把烟吸着，如同要藉此從她臉上吸去什麼似的，他有些沉醉。

這個女職員的年齡很青，大概十七八歲的光景，雖然生得不美，一種天真未鑿的態度却特殊的有吸引人的力量，她穿的很樸素，淺竹布的衫子，下面襯着黑綢的小紡裙子，穿了一雙布鞋，腦後拖着圓形的“麻花髻”，胸前有一顆銀製的徽章。

那個委員比她要大五六歲，態度似乎很莊重，着了一套“花邊呢”的中山裝。向後梳的短髮上，時時有一種很重的油膩的氣息。他沉默的看着她。但精神不集中，如有所思似的。胸前掛了五六面徽章。

就在他們沉默的時候，一個勤務恭恭敬敬的走了進來，遞過一張名片，那個委員接過一看，眉緊

緊的皺起，輕輕的啐了一聲“真討厭”，就甩到旁邊的字籠去了。他微微的揚起頭：

——你說我不在家好了。他要問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就說回公館去了。知道吧？

勤務退出之後，那個女職員急忙的問道：

——是什麼人？

——什麼人，還不是總工會裏的一些傢伙。他們一天到晚沒有事做，專門鼓動工人罷工，加薪，弄得我們連應酬的工夫都沒有。他們真是生來下賤，和工人們在一起反而津津有味。

——你不見他們麼？

——見當然是可以見。不過，我要和你談心，下回再見好了，想來也不會有什麼了不得的事。

她微笑，露出一排白淨的牙齒：

——哦，我真該死，我還忘記掉一件事呢！

——你有什麼事？

——我的兄弟來找我，說上次常務委員會開會時把他登記的事件否決了，有沒有這一回事？

——真的麼？你的兄弟是誰？

——凌丁。

——哦，不錯，他是你的兄弟麼？怎樣你事先不告訴我一聲呢？要想知道，我們怎麼會不通過呢？現在他的意思怎麼樣？

——想請你們提出重議。

——這不成問題的，當然通過。真是對不起你了。現在弄得大水沖到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呢，哈哈！

那個委員把頭一偏：

——還有別的問題麼？

——沒有了。

——你想想看。

電話！

他們的話打斷了。

那個委員跑到電話機旁接電話：

——喂，喂，你那裏…哦…是的…我就是…我就是喲，哦，開會決定麼，好的…什麼地方？…縣署

…噢…時候呢…哈哈，這就糟糕了…不是呀，我這裏壓積了公事非常之多，今天就非辦不克…我今天無論如何是不能到的…非我親到不克麼？那麼改到明天吧，…好，明天下午一點鐘…再見，再見。

那個委員退回原位：

——你想一想看。

——我想不出來。

——那麼我就要說了。

——哦，哦，你不要說，我知道了，你的目的總歸是想我把頭髮剪去，是不是？

她拍着手很天真的說着。

——是的喲，你這頭髮留着有什麼用呢，講起來，還是這裏辦事人，這樣，你怎樣領導婦女呢？

——我不是不剪，我母親不答應。

——這又有什麼？還要做母親的奴隸麼？你剪了髮以後，一定比現在漂亮。

——你真是，又在調人。

她臉上微微的紅暈了。

——是真的。剪了髮一定是很漂亮。你不信，就剪了看，不好我賠償損失。

——不，我母親不答應。

她微微的擺着頭。

——哎呀，你真傻，剪了包管你沒有事，頂多你母親罵一頓而已，也許不至於呢。她不會因為你剪了頭髮回家就不認你的。

——不，我母親不答應，我不能剪。

——一定的麼？

勤務在這時又走了進來，拿了一張會客單，上面寫明第五區部常委請見。他思索了一回，拿起筆批了幾個字。

——你拿到組織部去，叫他們派一個人見，我沒有空。

勤務“噓”了一聲，離開去了。

那個委員精神上似乎有些不安了，想了一回不知什麼事，又抬起頭來，望着她那一束烏黑的頭髮的前部，眼光又流到她扶在棹面的手指上。

他神經似的突然站起，兩個眼光有如獵狗，把她的雙手牢牢的握着。

她畏怯的，本能的，向後退縮了一下。

他的聲調有些不自然：

——你今天一定要剪。

她低着頭，眼光向着地板，很羞澀：

——不能，我母親要講話。

——講話也要剪。

——現在就剪，那是不行的。

——.....

——我今天回家去徵求母親同意，明天就剪，好不好？你把手鬆了罷，手被你捏痛死了。

他沒有什麼，臉上露着掩飾的笑，逼近她站着，她的頭更低了。

生髮油的香氣突然地流到他的鼻子裏，他的頭似乎有些發暈了，他覺得生髮油流遍了他的全身。

電話！

他本能的把手一鬆，她轉身就跑，被他阻住了門，而且鎖了。她沒有法，避到電話機旁去接電話。

她把頭轉向那個委員：

——是關監督來的，找你過去商議被商協扣下的“東糖”的事。

——回不在家好了。

他不假思索的答。

他又逼近了她，握住她的雙手，拖到窗口一張兩人座的沙發上。

她說：

——我哀求你，我還要到婦協有事，你把門開了讓我走罷。

——不行。

——那我們就反臉。

——反臉就反臉。

她思索了些時：

——這樣好不好？我不走，你把門開了，不然來了人，不知道我們在這裏幹什麼。

——這可以。

於是，門的鎖開了。

——你究竟翦不翦？

——先徵求我母親的同意。

——這樣，我就要強迫了。

就在這時，門開了，走進組織部的部長，同樣的是一個風致翩翩的少年。

他們分三角坐下，那個委員坐在緊靠着門口的沙發上，眼睛留神她的動作，彷彿貓防着鼠一樣的連喘息都沒有

——什麼事？

——剛纔五區委來，說他們那裏有人在辦假五區部，找我們想法子。

——那麼候開會再說好了。

他神思似有不屬。

——不過他們很急，希望我們今天開緊急會議。我們能不能辦到呢？

——這個麼？我今天沒有空，你看，（他指着

檯上的文件)這些都是今天要執行的。明天上午能。

——明天上午要做紀念週。

——那麼明天上午罷。

——上午有紀念週呢!

——那就下午。

他神思仍然的不屬。

她插上一句:

——明天下午縣署不是有會麼?

——哦,是的,那麼這樣好了,後天——就是後天罷。後天,一定後天。

——後天,他們等不及呢?

——那有什麼辦法?我今天沒有空,還找她在這裏幫忙呢?我今天沒有空。

——那就後天好了。今天晚上還有事麼?

——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看,……有事的,有事的。

那個委員神思不屬的和組織部長談了許多時

的話，趙總部長退了出去。他重又興奮起來，把門關了，仍然的拖着她同座到一個沙發上去。她不敢靠近他，隔開有一尺的光景。

——你翦不翦？

話纔落音，他又突然的站起，一翻身，把握緊的她的兩隻手抵着她的胸部，她無可奈何，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的向下縮，終至擠成一團，他把她捺在沙發上了。然而，他沒有和她靠近，兩個人軀體的間中，彷彿仍然有一道鴻溝。

突然的，一個結論襲進他的心窩：

“我已經握了她的手了。”

他戰勝了一切似的把立着的兩腿移近了沙發，用自己的兩個膝頭觸着她的膝頭，他覺得有一種溫暖的感覺透入心脾。

她羞澀的把腿往後一縮，無可退了，他的兩膝仍然緊緊的抵着自己的膝頭。他臉上發紅，心有些跳動，她想逃。

另一個念頭又佔據了他的心窩：

“我觸着她的膝頭了，多麼溫暖的膝頭喲！”

他把她逼得更緊。她的呼吸也急促了，臉上條紅倏白，她看那個委員在形式上雖是如同在開玩笑，在笑的面具後面，有一個不曾見到過的恐怖。她顫抖了。

——你剪不剪？

他把她的兩隻手移到她的乳部，他的雙手如同間接的在觸着木棉。他繼續的，勻稱的用她的手抖動她的雙乳。

“多麼動人的雙乳喲！”

念頭又跑到他的心窩來了。

電話！

電話！

電話鈴響了兩下，他沒有理。

你一定要剪，你一定要剪。

他還是笑着說。

——我剪，我剪，你鬆手。

手鬆了。

一霎時的靜默。

他退到門口的沙發上：

是真的，剪了不但工作好做，也要漂亮多
啦，我早說正經話。

她坐在沙發上有點憤怒，把身子一斜過去。

——你不對，你不能這樣玩，動手動腳的。

——哎呀，和你開玩笑，你要認起真來，我們
就不玩笑好了。

不是的，人多不要緊，這樣，來一個人，像
什麼樣子呢？

他笑逐顏開：

——好，好，我的Miss，我下回不再鬧了，你不
要氣罷；不過

說到這裏，他又站了起來重覆走到她的面前，
態度忽然的變得極莊嚴：

——不相信，你看，果真把頭髮剪掉，一定比
你們部長更漂亮。我敢担保。

他拿過一面鏡子遞給她。

——鏡子給我有什麼用呢？

——你可以把頭髮先分開看看。

他退回，坐下，燃起一枝烟吸着。

她還是天真的說：

我並不是說剪了髮不好，是因爲我母親的關係，我剪了髮，她心裏是要難過的。

他又是不假思索的答：

——你們女子真不行，宗法社會思想太重，這樣還革什麼命？

她不耐煩了：

——不要囉囉罷，一說就說到這上面來，我明天剪就是了。

——明天剪不行，一定要今天，而且要在這裏，我可以替你剪，替你修，替你燙。

——明天，明天。

——不，今天，今天。

勤務這時送了一件公文來，他沒有看，隨手丟到寫字檯上去。

——好不好，就是今天。

——今天一定不行。

她沒有搖頭，還是把身子一斜過去。

“好一副嫵媚的姿態！”

他又得着了一個結論。

電話！

不理！

他們還是繼續說。

——我說，你還是今天剪掉的好：為大家的公，為你的私。

——……

——我說，你還是今天剪掉，你剪了頭髮，我晚上請你吃西餐。

——真的麼？

——是真的，我請你吃西餐。

——那樣，我明天剪，你明天請好了。

——這個不行。

他擲下了烟頭，走到她的面前，她似乎愁惱。

他說：

——我誠意的請求你，你不要對自己的 Beauty 有什麼懷疑，你把鏡子拿了，我指點給你看。我是很誠意的。這關係公，也關係私。

——哎呀，你真是，這個鬼像有什麼照頭呢？我不照。

她把身子又傾斜了一回，鏡子反躺在沙發上。

他焦急了：

——我和你談正經呢，你要不聽，那我就一

——就要怎樣？

——就要鬧了。

——你再鬧我就喊。

——你喊，我就亂說。

她顯出無可奈何的神情：

——你這個死鬼。

又來了電話和名片。

依舊是不理，不理，不理。

她終於折服了。移到寫字樓的邊旁望着。鏡子擱在棹子上，她的臉和頸恰恰的把一面腰圓形的鏡子填滿了。他感到她是嫵媚多姿。他這時正站在她的身後，呆呆的看着鏡中。

他把頭靠近她的後部頭髮，鼻子有點擱勁，特殊銳利的眼光，在替她數着青絲。他用手把她的後頸撫摸一次。

他說：

——你的頸子怎麼這樣黑？

——你又鬧了。

她把頭回了過來。

——談正經，誰和你鬧。

——那就不知道是什麼原故。

——假使你剪了髮就不會這樣的。

——真的麼？

——自然啦，你的頭髮那時會把後部頸項覆住的，你想是不是？

她望着鏡子扭頭一笑。

——至如說到兩鬢。

他把她的兩鬢的頭髮向前推去一些，有意的把下尖推伸到兩頰笑溝上，用雙手輕輕的捺住，然後又前後移動幾回，很輕微，很輕微的，把眼睛看着鏡中：

——至於說到兩鬢，你看，這樣是不是比現在Beauty 的多呢？

她輕輕的把左鬢移對鏡子的中間，又把右鬢同樣的動一回，他的雙手隨着她的展動而移動。她又是微微一笑。

他暗暗的想：

粉嫩醉人的雙頰喲！”

他的態度很莊嚴。

他的手又移到她的前額，把前部的“劉海”鬆到和她的眉毛相齊，兩眼從鏡中把她考察了一回。她的眸子裏帶了笑意。

“你醉人的靈眸喲，我的靈魂被你攝去了！”

兩個人在鏡中斟酌了一回，然後似乎沒有再

討論的地方了，他想到，難道我就不能和她接一回吻麼，他終沒有胆量去強迫她。他在最後祇有意無意的在她的嘴部拂了過去：

——怎麼，你還有鬍子。

——那裏話。

——你看。

她把嘴部靠近鏡面。

——拿你開心的。

他大笑起來。

也帶笑的罵了：

——你們這些男人真不是好東西。

一回靜默。

——我們還是回到正經罷。

——.....

她沒有說話，她已經退到沙發上座了，她的經驗似乎在告訴她：“你要被誘惑了。你要被誘惑了，你已經不能脫離他的支配了，你已經在半推半就了，你已經提不起腳來了。”同時又有一種衝突的思

想來到她的心中，“這就是愛麼？這就是愛麼？他不過想來玩我一回罷了。”她又綜合那個委員相遇以後的行態來證明，‘他不是我理想的人物，他也不在真愛我，他是要利用他自己所謂的漂亮，他的委員的地位，他的來源不清的黃金，他的在社會上的名譽來玩弄我一回而已’她似乎得到一個結論：

‘我決不上他的鉤，我決不上他的鉤！’

然而他如獵狗般看守着她，她又怕他亂造謠言，她沒有法子走開。

——我們還是回到正經罷。

她被提醒了：

——好的，我們回到正經。

——那麼你這樣的樣式是滿意了？

——滿意了。

——那麼就剪。

這時她又有了一念：

“這些傢伙太混蛋，讓我來開他一回心。”

突然，她想到許多女朋友怎樣報復男子的方

法，她變得很有經驗似的。

——我們先把條件講好。

電話！

不理！

——什麼條件？

——第一，今天請吃西餐，至少要六個陪客。

——可以。

他不假思索的答應了。

——第二，讓我想，第二你應該送我一套新裝。

——這也沒有問題，還有沒有了？

——有的，我想……

電話鈴又響了，時間比第一次長。

他仍就置之不理。

——我想你應該送我一隻金手表。

——可以。不過你要手表有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哦，沒有什麼意思。

他笑了起來。

“定情表”一個念頭襲進了她的腦，她的雙頰有些赧然了。她知道自己說錯了話。

——不要，不要。

——完了麼？

——完了。

——那麼就剪。

——等我來鬆頭髮。

他歡喜得把兩袖擻了起來。

她依舊望着沒有動。

電話鈴第三次又響了，響的時間更長。

他仍就是預備不理，興高彩烈的預備替她剪頭髮。

她說，

——一定有緊要的事，不然，怎麼鈴子連響三次呢，我來接好了。

——你那裏……哦，你是林軍長，…你找誰？…常委自己接話？……好的。

他把聽筒接了過來：

——我就是…是的，…章軍長來了麼？…哦，你今天請他吃飯…很對不起，我今天有很緊急的事件要辦，從早晨做到現在還祇做了一半，…今天無論如何沒有空的，謝謝罷，…真沒有辦法…非常的想和章軍長談談，…請林軍長先替我致意，我明天定去看他，…好的，好的，再見。

他掛上聽筒：

——我們快點剪，剪了吃飯去。

但是，當他轉過身來，他吃了一驚，不知在什麼時候，她走開了。他覺着辦公室比時變愁慘起來，他深悔爲什麼要接電話，把一件已經成功的事情弄失敗了，他氣得把聽筒拿下，用力的擱到地上去。

他憤憤的說道：

——女子真是些不識抬舉的東西！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初版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再版

1500 - 2500册

版 權 所 有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